



楓泉集
四

疏劄

卷八

~ 16
2353
4



和
2853
卷8-4

楓皋集卷之七目錄



疏劄

辭待教疏

辭吏曹叅議疏

再疏

王世子冊禮後辭嘉善大夫疏

辭壯勇使疏

辭兵曹判書疏

再疏

三疏

辭兵曹判書兼請隨 因山勒行疏

辭正憲大夫疏

辭吏曹判書疏

辭本兼諸職疏

辭藝文提學疏

因鄭日煥筵奏辭職疏

辭大提學疏

再疏

三疏

四疏

辭前文衡會圈疏

辭復拜大提學疏

再疏

大禮時辭戶曹錢布疏

大殿坤殿疹候平復後辭賞典劄

大禮後乞解兼帶諸職疏

乞解兼帶諸任疏

大殿痘候平復後辭賞典劄

辭訓練大將疏

再疏

閣圈後請罪疏

辭諭善僚屬差出時同議以薦劄

乞寢折字巾造進疏



楓皋集卷之七

疏劄

辭待教疏

伏以臣學蔑年淺之藐然一後進耳簪筆之妙揀抄
啓之峻選有一於斯何嘗彷彿而左右香案之前周
旋羣彥之間者譬如向陽卉木日滋長而不自知矣
臣雖穉駭亦具省覺仰感 聖渥之淪浹俯念家世
之忠貞惴惴一念如集于木至於內閣冰銜夢想豈
到而今乃舉而畀之待教之任深嚴之地宿儒所處
昭回之編學士攸輯則童子可使備官庸工可使代

蘇東坡集卷一
斲乎以職方人不稱曰濫上以濫授下以濫叨濫之
損不但止於臣之一身而已臣安得不悚然而驚惕
然而懼疾聲求解於 天地父母之前哉豹直未脫
牙牌儼臨他不暇顧章皇肅命而因仍蹲據有乖廉
防茲敢冒入文字仰瀆崇嚴乞賜遞改毋累慎簡職
是華貫言非飾讓仰惟 聖明庶幾俯燭焉

辭吏曹叅議疏

伏以歷數朝紳愚駭如臣而濫竊如臣者凡有幾人
以千萬無肖之賤品蒙千萬曠絕之洪造粵自韋布
應講之初至于今衣緋頂玉上下十三四年間煦濡

雨露之澤依近日月之光清貫華選敷歷殆遍區區
私忖每以爲藐然小臣既無寸長可裨 聖世則但
當寄心虛舟回頭急流志遏溫飽而少追自作之孽
跡避名利而剩畱不盡之福以圖終始生成之澤以
效身心塵刹之奉斷斷此心可質神明而曾或披導
悃愾於清燕酬對之間惟 聖明亦已俯燭其才器
之無用而志願之有在矣不意今者三銓特除忽及
於夢寐之外寵命纔頒庚牌荐降恟怳震悸誠不知
措躬之所也國家用人之道雖微僚末官必量才授
能然後庶盡天工人代之責今臣年學俱淺望實都

乏喉院夙夜之役諸曹佐貳之職尙有不克堪承之
懼矧茲堂堂銓選之地寧容濫竽於其間臣天性至
頑且蠢以其知覺則菽與麥無所辨以其鑑別則賢
不肖無所知且於尋常家居邸狀政眼曾不畱心看
過看亦不解其故如鄉村愚夫忽覩官府茫不識高
低東西一切世務譬如墮霧今若以此爲臣侈身輝
闕之資則已苟欲使臣效清朝甄別激揚之政則何
異責瞽者之辨色撻齊人以言楚哉顧臣平居之自
矢旣如彼今日之自劃又如此其於去就諒亦審矣
設以逡巡方命之故仰觸嚴威至蹈斧鉞嶺海之危

卽賤心之所安也竊念事君之義無隱爲本而趨走
爲末使臣之禮勵廉莫先而寵利莫後故長源辭官
而唐宗不奪其操若水勇退而宋帝俾遂其心千載
之下想像見君臣上下情志流通之際每讀史至此
未嘗不激感艷慕也今臣之庸陋愚昧固不及二子
萬萬然惟是我 聖明成人遂物之盛德至仁遠邁
於唐宋二君飛潛動植之類莫不各遂其願伏况臣
以世祿之裔邇密之列受恩罔極與天同大斂不得
藏于屠沽之中走不得棲于藪澤之間惟是得全家
聲獲免大戾爲不報之報者無出於度已量力杜門

守拙而已初非如二子浩然高引之舉則以若遭際以若志願夫豈有自阻其情之理亦豈有天只不諒之歎哉召命之下蠢動無望茲敢冒死呼籲畢陳衷赤伏乞 天地父母察臣切至之懇矜臣悶苦之言將臣新授職名亟賜遞改因命永勿檢擬於選部之望以重公器以遂私願千萬血祝抑臣又有冒陳者授職之難自古爲然故設之銓衡之任俾主通塞之權以採朝廷之公議而 君上不之與焉所以示人以公而不以私也今臣之叨是職不循常格遽承中批惶實感結有倍他人而第未知其於公議果何如

也其有妨於公議也則臣雖欲抗顏冒據誠不可得其無害於公議也則爵祿非 殿下之所可私施也此又臣難進之一端然臣之株守不在於此而如右所陳則又何敢覩縷爲說重犯瀆褻之辜哉

再疏

伏以臣癡人也視如瞽聽如聾言如啞思如塞不辨妍醜焉知清濁戒在囚舌病入蓬心四無當而百不猶長老誚責之朋儕悶憐之又况痛纏孤露怙恃見背悵悵此世便一繫匏凡在榮辱倚伏之機泊然若相忘者誠以海禽之微尚亦知感林鳥之哺蓋欲移

孝旣 聖上愛臣以恩斯勤斯顧臣事 聖上以不報爲報炳然一心可質神明心者天君也臣欺臣心是欺天君也君於臣天只也天可欺乎臣向承見職中批之隆命猥暴平生咫尺之微守言則涉於狂僭跡亦歸於夷詬斧鉞在前而恬如玉佩嶺海在後而視同樂土臣罪至此萬萬死而不可贖矣然而 聖朝爲治物物皆得以臣速何荷譴之蹤亦在旣幪被燾之中郵止恩罷不拂其性臣手攢頂禮矢之以含珠結草不意此際又辱除旨且惶且駭莫省所由謂曹吏以誤尋到此奉召牌則諒臣匪他天地之大人

猶有憾者若爲臣今日道也臣請更冒萬萬死爲陳一言而竅命焉今之忌諱不從宦三字父詔其子兄勗其弟青雲綠樹惟汝進進貪得者樂聞懶取者懷怯滔滔流弊有非一葦可杭大抵父兄之於子弟望其立身明庭得有令名而今乃戒所當勸勸所當戒一切相反於同然之人情臣誠求其說而不得若謂朝家之好惡不在彼而在此云爾則臣雖鴛劣亦嘗侍中清燕承顧眄而奉警咳死罪主臣粗有管蠡之測願將千口百舌傳之一身以明其不然也若夫手抉涿鹿之迷障絲補衣裳之垂治如臣無似何足堪

擬於指南之輓軌而爲天下倡則死馬之骨猶香爲衆中先則魚目之珠亦珍噫奉身於無何有之鄉棲神於誰與爭之所披不報爲報之片片血腔酬恩斯勤斯之汪汪洪私此臣之至誠大願也惟 聖明深軫曰生之仁曲推不殺之武矜愚恕妄俾全溝瀆仍命下臣司敗治以當律

王世子冊禮後辭嘉善大夫疏

伏以天人丕應月日叶吉惟我 王世子邸下誕舉三加之禮光膺貳極之冊洪休寶錄綿鞏於 宗社喜氣歡聲洋溢於 殿宮環海東方六千里跂息肖

頓莫不鼓舞動盪延頸拭目咸戴漢儲之仁聞爭誦周王之無憂臣於是際猥以宮僚之銜獲承僕人之命與榮有倍於同僚快覩又先於盈庭光耀慶祝萬萬無比迺者縟儀旣成恩賞遽及至蒙超擢之私濫陞亞卿之列惶隕感激誠不知措躬之所也念臣空疎鹵下文質無當青年頂玉涯分已踰黑頭腰金夢想豈到昵侍离明之重光贊相醴醮之盛禮卽是分職之當然而臣子之至榮雖使永謝冠簪退處丘壑固已志滿願足又安有毫分趨走之可紀而混被飾喜酬勞之典當此非常之異數哉爵賞者聖王所以

進賢命德礪世磨鈍之具也上非其人而授之謂之
誤恩下非其器而據之謂之倖占雖微官末僚猶懼
人器之不相稱矧茲宰列之顯關治道之污隆係朝
廷之輕重則豈可以如臣無肖冒廁其間來童子備
官之譏累聖人則哲之明乎即日祇肅雖緣慶抃之
餘忱因仍承當實壞廉恥之大防茲敢猥綴蕪辭仰
瀆荃聰伏乞 天地父母諒臣非飾之讓察臣至切
之懇亟命收還臣所授資秩以重公器以安賤分不
勝大願

辭壯勇使疏

伏以雲旂寢邈月朔再告計日之制於焉已盡仰惟
我 殿下孝思出天攀擗之哀至今如初踐位行禮
固是聖人之達孝臨政出號益覺萬事之觸感臣獲
近嚴廬之側仰覩深墨之容出入吞聲有淚如泉伏
願 殿下念 宗社付畀之重體 殿宮慈護之意
節抑自愛用副率土之望千萬泣祝嗚呼我 大王
盛德深仁入人者深天崩之後近自京闕都鄙
以至深山窮谷舉皆奔走號痛如不欲生是固秉彝
之同得而二十四年煦濡陶甄之功化益可以驗矣
至若賤臣者欲報之恩昊天罔極而顧不能減性於

禍變之日以效身殉之微忱頑然苟支食息自如悠
悠蒼天此何人斯千萬夢想之外摠帥特授之 慈
教忽下於蒼黃震盪之際臣摧腸益裂驚魂愈飄不
覺五體之自投而控訴無地事勢迫急號泣受符權
且膺命曾未幾日又換壯營之任兼承直宿之諭則
殆若疑危之際非此莫可者然痛割如新愧懼深
方寸之內水火交煎燈炮漏殘之晨雨晦風冥之夕
悄伏周廬追慕昔日極至之恩造深惟目下孤危之
國勢托付之 玉音盈乎在耳艱難之殷虞黯然銷
魂臣非木石吁可忍斯寤辟有標明發不寐詩人誠

先獲我心嗚呼天乎若臣情地歷數千古尙有是否
嗚呼今臣一縷未盡萬慮叢集而猶且手攢頂禮默
謝皇穹者卽我 殿下自在衣尺之時睿姿天縱而
又承我 大行大王身教之法義方之訓夙有令聞
遠播八域摺紳切愛戴之誠黎庶溢謳歌之思厥惟
久矣茲當嗣服之初景命方申而我 東朝殿下以
女堯之聖德行元祐之故事環海東億萬生靈方懷
於戲不忘之思舉切愀如復見之願肇自今凡於政
令施措之間 兩聖相依一遵我 大行大王平日
規模罔或有違則太平萬世實基於此矣傳曰不愆

不忘率由舊章又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茲豈非
東朝殿下暨我 殿下之所當念茲者乎臣愚僭越
敢垂涕而道之嗚呼臣雖至庸極陋尚有一分彝性
粗聞古人追先帝報陛下之義炳然一念只在於不
擇夷險盡瘁畢命八個字而已則當此皇皇哀毀之
辰豈敢爲尋常言私之計而事有舛於格式義或傷
於廉防則又安得不仰首哀籲於 殿下之前哉凡
百庶官何職不然而惟是將兵之任關係自別居則
有陰雨之戒急則有介冑之用故自非韎韁之君子
勳戚之重望上未嘗輕授下不敢冒據其難其慎殆

有甚於公孤之重數百年成典可按而知也臣旣年
少書生於勳於戚兩無可據則數十日冒沒權受猶
且駢顏而汗背今若僥倖於當日哀遑中非常之命
恬然因蹲不思亟解之圖則當世之笑罵後人之譏
評姑舍勿道點檢身名獨不愧恨而欲死乎嗚呼言
之至此只增摧咽茲敢收拾殘魄疾聲鳴號伏乞
天地父母哀之悶之收還臣所帶壯勇使之任仍治
臣瀆擾之罪以肅一初之朝綱俾遂匹夫之微諒焉

辭兵曹判書疏

伏以臣卽伏奉 東朝殿下特授兵曹判書之命恩

教曠絕感祝攢頌之餘繼之以震剝罔措求死不得也嗚呼以臣之情地宜卽滅身葶蟻少報先大王千古負絕之恩造而頑於木石冥若豚魚至今苟活一縷猶存則炳炳寸丹只在殫誠於奠饋窀穸之禮竭力於起居保護之節而已外此夫豈有一分當世之念哉今茲特畀之慈意臣未敢知何取於賤臣而又有此非常之舉也臣之才具地望有足以髣髴於此任則豈不思生死向前圖報萬一而一營之管轄尙懼不堪况此本兵之長統率諸營甄別人物其爲責任緊重尤如何則是豈年少望輕者之所當輒

授一任其僨事而不之恤也抑臣有滿腔悲冤之辭茲敢披瀝而陳之記昔侍先大王於燕閒也威顏春解天語諄諄語及朝臣升沈榮辱之故先王下教曰予遍閱今人心虛而恬靜者惟見爾一个予之所喜所取者在此又曰爾心予自知之能永保此心則可爲完人賤臣仰對曰他事臣固不堪亦未必辦至於此事庶幾勉圖矣厥後當三銓特除之時屢違召命繼陳衷懇輒蒙曲諒之恩而伊後筵中亦以此屢承華袞之褒臣之自畫於名利照爛之場不但賤臣之所自知抑亦陟降之所鑑臨也今真遊未遠

玉音如昨而忽地出脚於是任則東西均是銓也前何意而苦辭後何故而樂赴耶一身之顛倒無據姑舍其將負 先王知遇之深而永爲此世之罪人矣古人豈不言乎恐傷先帝之明臣雖萬萬無狀萬萬鹵下粗聞君子之緒言矣寧被嶺海鈇鉞之誅決不敢夤緣僥倖遂負自矢之初心也言之及此五內如割庚牌屢降轉動無路收召殘魂忙陳短章伏乞聖慈俯賜矜憐仰稟 東朝卽將臣新授爵秩亟賜鑄削仍治臣逋慢之罪以肅朝綱以安徽分焉

再疏

伏以臣纏九地難徹之慟抱終身自矢之義瀝血叩閤威罰是俟及奉批旨誨諭諄諄俾卽膺命臣愕然失圖直欲鑽地而不可得也噫臣之區區微諒若有一分毀畫之望豈敢於嚴廬哀疚之時備例飾讓仰煩酬應而顧臣滿腔煩冤必辭乃已者豈直以才具鹵下知識茫昧不足以擔重務而稱物情而已哉誠以避遠名途寄身虛舟卽平生斷斷苦心而質言於君父之前曾蒙印可之褒體諒之恩則今何敢諉之以已作千古之事而揚揚冒沒於中權顯要之地甘此身爲兩截棄前言如弁髦哉傳曰言者身之文也

言若可廢則與無身等耳雖欲藉手而事我 殿下
其可得乎竊伏惟我 慈聖殿下以女堯之聖深明
使臣之禮曲軫遂物之仁倘燭臣今日情理冒進則
傷於義必遞而全其守則必不待屢控哀籲而可獲
罄帶之褫矣臣於夜中冒死違召而旋承勿爲呼望
之教臣欲進則株守難回欲退則象魏莫嚴此殆臣
命卒之秋也茲敢席藁闕下申綴數行罄暴悲苦之
衷伏乞 天地父母曲垂哀矜仰稟 慈聖亟收臣
本兵擢秩之命以卒生成之澤仍治臣屢瀆之罪以
昭法紀千萬泣祝

三疏

伏以臣於日前冒昧陳懇冀遂區區微諒及伏奉
慈教誨責截嚴臣於是震悚蒼黃竭蹶肅命而退自
循省不免爲負心辜恩之人俯仰穹壤慚痛何極顧
臣出脚之後豈不欲殫竭駑鈍以效奔走之忱而第
目下病情實有公私兩妨之慮輒敢冒死仰達焉臣
質本脆弱居常善病而自遭天地崩坼之變心肝摧
裂神魂飄蕩芒芒忽忽殆如喪性之人雖其行立坐
起或自強策榮衛形色漸以就鑠自去月內入直之
時忽患毒疔于今一望有餘證形有加無減寒熱互

至肌膚暗銷嘔泄兼作食飲全廢膈痰橫巨頭疼暈
轉乍接人客氣如奔潮略披文書眩若霧霧委倒牀
第不踰門闕又已數日矣以此之故再昨次對卽我
殿下一初勤政諮治之第一賓筵而不得隨諸臣之
後仰覩我 殿下裁處機務之盛臣且悚且鬱殆又
添病臣今日試刀圭期於速差而藥效苦遲雜症隨
發殊殊涔涔與鬼爲隣以若神識以若證情管諸營
鈐轄之權行韎韐黜陟之政初非擬議之所可及而
大政之期隔無多日一切政注間事尙此擔閣一邊
終日呻嚙有若博塞之亡羊臣心之悚隘姑舍國體

之苟艱何如左右思量與其泯默而終致僨誤毋寧
呼籲而自訴疾痛倖冀天地日月之慈庇而明燭茲
敢力疾搆章仰瀆崇聽伏乞 聖慈俯垂矜諒將臣
本兵重任亟賜遞改俾得安意調治以保殘喘仍治
臣比日瀆擾之罪以肅朝綱千萬至祝

辭兵曹判書兼請隨 因山鞠行疏

伏以光陰流駛禮月奄臨告朔之典旣行啓櫝之禮
在卽伏惟 孝思罔極攀號益新仍伏念臣徒抱遺
弓之痛未效葍蟻之忱木石冥頑式至于今每念我
先王慈育陶鑄之盛德大恩殆若孤負平昔深有愧

於燕趙尚氣者之猶能以一死相報也嗚呼廡衛將
戒萬事轉深穹壤悠廓皇皇無及此際幸蒙恩點於
隨紼之閣臣庶幾躬陪 玄和進詣 山陵伸誠於
窀穸之事洩哀於終天之訣昨夕登筵之時伏奉發
軻後追詣之教而大臣仍以此時本兵之臣不宜在
外經宿請寢臣行臣在後承聆不覺眼昏臆塞而筵
體莫嚴不敢費辭陳懇而退大臣此奏非不諒臣情
理特緣重臣職名故耳然情理決無可強之勢而職
名猶有可解之道若爲職名之所縻以致情理之莫
遂則豈非臣沒身難瞑之恨而 殿下亦何忍於臣

耶古人於朋友之喪葬尚或棄官解紼徒跣千里之
遠匍匐三月之期 先王於臣父師兼三設使臣疾
恙纏綿四體不遂猶當拚棄性命自致於玄隧之前
區區官職何與於身而蠢不知變偃處苟息以古人
施諸朋友者反忽於二十年事一之地乎心曾崩轆
投涕達宵略綴數行疾聲哀懇於嚴廬之下伏乞
聖慈俯賜矜諒將臣本兵職名亟許鑄改俾得無碍
隨叅於執紼之列因治臣此時瀆擾之罪千萬泣祝
辭正憲大夫疏

伏以居諸迅邁 先大王因封之禮倏焉已過虞事

且四行矣儀刑寢邈穹壤悠廓伏惟 孝思皇皇攀
逮無所情雖不窮禮固有節伏願上體 殿宮惟憂
之心下副臣庶顒祝之情勉抑自護深軫保嗇卽臣
區區之懇耳仍念臣特蒙曲諒之私獲遂奔會之願
忍見玄隧之永閉徒自號呼躑躅不能效鍼虎之下
從芒然歸來依舊視息嗚呼人斯何斯冥頑此際以
諡冊製進之故忽承晉秩之恩聞命摧咽只欲溘然
噫以臣千古所罕之蒙被猥當 大聖人節惠之文
思欲述功頌烈闡徽揚美不有以耀千秋之觀瞻慰
八域之思慕筆與腸抽墨和淚滋終然學短識淺才

不逮誠勺蠡河海之大畫葫日月之明者在 先大
王盛德大業尙懼其形容萬一之不得俯仰悚慙閱
月靡已榮之至也何所勞焉罪云大矣安用賞爲恩
誥在手五內增裂投血陳辭辭不暇長伏乞 聖慈
俯垂諒察亟命收還臣正憲新階以安賤分以慎恩
典千萬至祝

辭吏曹判書疏

伏以臣備陳宿蘊之情兼暴不稱之實冀蒙體諒卸
下擔負得以投閒息影謹守拙分及奉批旨追昔年
眷顧之恩示今者優容之意丁寧懇惻鄭重磊落臣

奉讀未半感結摧咽首頓手攢清血直迸假使臣溘
先朝露抱此恩言可以有辭後世臣是何人乃敢當
此惟是職名自如抑菀愈深召命屢辱蠢動無路則
不得不冒萬死申復惟 聖明矜察焉噫臣之所蒙
被於 先王暨我 殿下者卽自有君臣以來所罕
之遭逢臣雖至無狀必不以無於心者陳之前有諸
身者隱乎上矣臣素性庸懶才又荒疎雖久處通津
華途殆若鳧雁於江湖漫浪悠忽都無適莫一切世
務果於相忘苟論其當官守職藍丞之謹署紙尾固
無以踰人故昔嘗承誨於清燕諭及古今人才智能

否臣對以若臣者命之靜坐則或可以自勉若使進
一步辦一事則不惟不能必且悔吝 先王以爲自
知者明嘗又下教曰予於爾所取者質也成敗利鈍
非所逆覩夫以臣之愚鹵其自揣者如彼而以 先
王之則哲其俯燭也如是則臣之不可以當務任事
不在多言而決矣故臣之辭三銓初疏以錢李二人
之事爲喻者非敢曰策勵駑鈍慕仰高躅竊自附於
古人刻鵠不成之意而及其再疏也則傾倒困廩無
復底蘊不自覺其僭妄同儕之間往往以狂攘見笑
然臣固不以爲戚而 先王亦不以爲罪非徒不以

爲罪又從以印可而曲遂之當時恩造有光千古如今欲說心肝摧絕嗚呼 先王之盛德何處不天地覆燾而此恩莫大賤臣之不肖無往非瘡疣決裂而此事董全今於仙遊寢邈萬事成陳之後忘宿昔之要言棄尺寸之所守揚揚施施抗顏躍出據冢宰之席行銓衡之事則豈惟前後兩截真小人之無忌憚也藉曰蒙陟降之俯諒臣獨不泚頰而浹背乎卽此一段天官一步便是臣不動之鐵限至若鑑不足以度材量器才不足以激濁揚清有不暇覩縷也伏乞聖慈恕其戇而哀其情亟許所請以安賤分仍治臣

逋慢瀆擾之罪以肅朝綱則不但 殿下於臣復侈成就之渥抑爲臣追先報今之一大關楨也

辭本兼諸職疏

伏以臣頃陳切至之懇未蒙體諒之恩冒沒蹲據黽勉供仕者今且數旬餘矣集木之憂負乘之懼夙宵憧憧寢食靡安而臣之清脗善病殆同朝之所共知亦 聖明之所常矜念也臣自入秋以來榮衛日覺不調舊疾漸欲闖作而最是目下難強而切悶者卽阿睹之患也蓋臣此疾祟自血枯火盛每有役心勞形輒致苦劇數年以來幾至廢視者屢矣近因重任

縻身憂慮交中忽復如期而發白翳內障赤脉外侵
怕日畏風羞明非常咫尺輿薪殆若霧花驟服清涼
之劑連試鍼砭之術源委已深功效少見閉戶蟄伏
爲日已多大小公役一切告病私心悚慄其當如何
百體之病何莫非切苦於已而五官之用莫先於眼
視眼視不明則雖強飯安眠言笑如常卽一無用之
人其何以供官職之事而効筋力之勞也臣之所縮
職任如銓衡將兵本非抱病者所可久據而如經筵
內閣之輪回叅講史局籌司之一同赴坐亦莫非關
係要重之事雖使衆人各授其職而一有瘠曠爲弊

將不可勝言今以臣之一身冒兼衆務而疾病若是
一日二日延拖度了國體之壞損天工之隳廢罔有
紀極卽臣盤礴渙忍之罪猶屬一己上事其不爲累
於一初勤勵之 聖德乎悚縮燥憫之極不能按住
冒死仰籲於仁覆之下伏乞 聖明俯賜矜察亟將
臣本兼諸職并許遞解以重官方以安賤分俾臣得
以優游日月專意調治千萬血祝

辭藝文提學疏

伏以 先大王預定世室誕有成命告 廟頒教不
日將舉哀慕之 聖心益新靈長之邦錄增光環海

東舍生血氣之倫咸有以仰繼述之孝而慰於戲之
思猗歟盛哉仍伏念臣於再昨伏奉教旨以臣爲藝
文館提學者聞命震越歷日靡定噫凡百有官何莫
非關於治體而至若館閣一途制撰王言羽翼文風
則自古治道之污隆升沉未或不驗於其官之擇不
擇顧不重歟臣幼旣失學早又竊科幾不知世有文
字間事而尚賴先大王陶鑄拂拭之恩提撕誨誘
之力題名講製之列致身奎瀛之班此殆僥倖所致
每一反省獵臘根銀尚在欲辨未辨之間曾所叨占
亦云濫矣矧可翱翔翰墨之林周旋黼黻之地使國

朝四百年詞垣峻選復致玷辱墜壞之歎哉卽臣之
昌披狼狽不過鵜梁之譏猴冠之嘲而已其於一初
淬勵之政名器之不愼不惜胡至於斯誤恩一降爲
累不少臣之所懼不過涯分之踰過竊意有虧於則
哲官人之明也惶愧憂歎之極冒具短章仰塵清覽
伏乞 聖明諒臣匪飾之懇察臣難稱之實亟遞臣
新授提學之任以重公器以安賤分不勝幸甚

因鄭日煥筵奏辭職疏

伏以臣目疾復添無以供仕比日公役一切呈病前
後召命輒皆違逋癯曠偃便之罪金木有餘罰矣夙

宵憂惶靡甘寢食乃於此際得伏見工曹叅判臣金魯忠疏本以前右尹鄭日煥講席所奏爲引者臣竊以爲官人爵人之難慎卽古昔明君哲辟所以勵世致治之術也老臣憂愛獻忠之言不暇及他而必先於此者信乎言人之所難言然邇來登庸非特一戚宰而已則猶怪其言之太疎繼伏聞伊日筵奏始末果以昨年六月以來多有升擢無端爵賞太濫爲辭臣於是聳然而喜懽然而悚繼以惡蹙靡措也顧今恬嬉爲俗頽墮成習自公卿大夫之顯以至章甫韋布之微未聞有躋言格論之進乎上者而不意此奏

乃出於白首宰臣之口我 聖上一初言路之開固可卜矣此臣之所喜也所悚者臣亦是無端太濫中一人耳雖彼老成忠厚不欲一一拈出姓名以傷事體所包之旨已廣所指之事旣同則循辭撫躬惕惕瞿瞿可謂不凜而粟不煬而汗矣噫考諸往牒官爵驟升豈無其人而或經術學問見重當時或宏詞博識爲人所推或勳庸遭風雲之會或懿戚值危疑之地或奇才異能之士當板蕩搶攘之世待以不次之位人各異遭用各異途若臣鹵莽無一近似於此數者而周歲之中自貳卿而躋八座以書生而綰將印

林身集 卷一
翱翔東西之銓地聯翩館閣之華銜苟論升擢之無
端爵賞之太濫豈惟於今無比抑亦從古所罕只緣
庸懦之性軒冕爲榮畏約之蹤身名反輕黽勉苟且
以度時日每一點檢不覺自慙而自悼今也宰臣所
奏雖非專着臣身其所以警發臣羞愧之端喚惺臣
瞢騰之夢者奚啻頂門之一針卽臣東隅之失固可
以收之桑榆矣茲敢披露肝膈冒恥呼籲伏乞 聖
明念四維之大防諒匹夫之微志亟將臣昨夏以後
所叨爵秩並賜收還俾得退守本分杜門養疴天地
生成之澤豈有加於此者乎

辭大提學疏

伏以臣於本月十八日退自講筵忽伏奉前望恩點
以臣爲弘藝兩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者臣一聞此
報五官失守戰悸成病歷日靡定噫國家之設館閣
已四百年典文衡之人董百許數通以計之大約三
五年纔值一兩人然世不以爲稀且曠者難其人故
也其人難則其爲職之難又可知矣古之居是職者
固皆圭璋特達之器黼黻經緯之才而雖以耳目之
所睹記言之要之博學多聞號稱當世之巨擘然後
方得擬議於斯然猶睚眦逡巡退讓而不敢當臣是

何人乃敢承乏於望實之外冒占於僥倖之中哉臣
質本樵鹵從又失學年近四十童習未變苦無尺藝
寸技可以比類於儕輩堂堂 聖朝不患無平生讀
書之人而一朝文柄奄屬臣身聽聞之駭惑名器之
玷辱誠非昭代之細故也且臣別有所怵然愧悚者
文苑故事最重薦法取捨存拔自有主者伏况我
殿下臨御以來除非如承宣之類數遞易與或臨時
不得已之舉則大小官職未嘗輕以前望除拜雖兩
銓度支將任之不恆新通者必皆鄭重難慎受薦而
命之臣默識欽仰竊謂 大聖人至公之心於此可

見不圖今者遽命前望書入畢竟下點又在萬不近
似之賤臣臣愚死罪不敢知物情之果謂如何也臣
如合處是職雖曾未叅望當有公議如其不合雖已
蒙恩點徒爲 聖明初政之累而亦無以爲榮於微
軀此又臣難冒之一大防也瞿瞿耿耿言不暇擇伏
乞 聖慈俯諒慚忸悶迫之情曲恕狂妄愚戇之言
將臣新授三館之銜亟行鐫削以嚴名器以全微分
焉

再疏

伏以臣謬當非常之命慙懼不自勝任冒陳危懇冀

蒙 聖慈之體諒伏奉批旨不惟不允其志願所以
褒予而開導之者實非鹵莽賤臣所敢承當也夫稽
古而登館閣主盟而闢垣壘古人之所榮當世之所
艷也臣本無高尚之志早自攀躋青雲苟使才質聲
名足以稱塞是職則雖謂之滿其盼望可矣亦何故
徒爲飾讓之態自干虛僞之科哉文衡之於國家爲
職要重制辭命則神人之和乖應焉主科試則人才
之衰盛由焉兼長成均則士趨之端不端亦有與焉
其責任也如彼故關係之大與治道實相污隆是豈
人人之所可安居朝家之所當輕視也臣自少荒嬉

學無專門僥倖釋褐又犯不幸之戒膠擾汨沒遂成
濩落六經諸史大半未窺雖蟲篆之小技蚓竅之細
鳴戛戛乎血指撮吻視夫刻鵠類鶩者不啻若天淵
之不相及臣實自知甚明而抑亦同儕之嘲笑者也
試以已著者言之臣跡忝奎瀛已十四五年待罪僚
屬以至備員經筵亦首尾五六寒暑其於臨卷而釋
文傳義而貢愚只不過備例而進效頰而退而已初
無絲毫仰裨於皇猷之責飾本源之啓沃每一思惟
不覺惶汗之浹背其已著如此則其未試可知今以
如此之人授如彼之職使其統轄一國之文柄型範

一世之文風則何異擬鉛刀於象兕之革馳款段於千里之遠哉其缺裂僨敗之患不待智者而立見矣臣厚蒙 兩朝罔極之恩造長短本末無所自逃夷險燥濕義有不避今於是職豈敢以一毫非情之辭糝糊糝撰以慢 君父之命而不顧分義之重也歷數四百年來曾無似此文衡則豈惟名實之太相舛直盛世之一變怪也與其含恩怵分冒當不敢當之地以累一初之簡拔以辱朝廷之名器寧飾鈇鉞之威少贖慢命之辜也言止於此情亦窮矣伏乞 天地父母曲垂矜憐亟許收還新命回授可堪之人以幸公私因治臣瀆擾之罪以警來後焉

三疏

伏以臣再陳由中之懇未蒙體下之恩祇爲臣誠淺辭拙不足以感孚 君父之尊亦不能無憾於天地之大也臣之菲才蔑學初不近似於見職前疏既畢陳無餘今不可更事張皇徒涉瀆擾而惟是前望蒙點之端初疏批旨雖伏承援例敷示之音然以臣愚昧之心伏而思之其大段難安反有甚於不文而冒據是官者大抵文苑一路薦法至重曾經之人雖在竄謫猶得舉人自代此蓋公論只要在下主柄自有

其人故耳前望蒙點始自 肅廟丁卯至于 英廟
壬午合爲七八人然此皆文彩風範夙有聲望屢入
薦圈爲輿論所惜者從而命之非如今日賤臣之素
無名實而突然占據也矧今搢紳間識博詞古號稱
大方者不止一二數則不使無故之前文衡博採時
議薦其可者乃忽簡自 宸衷以畀賤臣實未敢知
聖明何所取於鹵莽也若謂臣文辭有足堪承則旣
乏華國之譽又非副急之才矣若謂臣庇藉先蔭見
聞練諳則亦異乎世居館閣代掌綸誥者矣若謂臣
久處邇密依近日月之光則此非節次推遷之職明

矣反復忖究終未得其說則不能無賤心之滋惑矣
賤心滋惑則萬人之惑可推而知矣緣臣一介之濫
叨匪據將使萬人之惑及於不敢言之地則在上而
爲謬恩爲私與矣在臣而雖滅死萬萬罪固難贖矣
臣於數年以來冥升倖占殆無與比爲人所竊罵匿
笑臣亦自知今復於此視若倘來不思瞿瞿之義但
有揚揚之色則真不識世有羞恥事而將爲無忌憚
之歸臣雖不肖決不敢以暫時身外之浮榮仰累吾
君之聖德矣披瀝腔血不能自己伏乞 聖明悶然
垂慈卽許收還新命不勝大願至祝

四疏

伏以曜靈莫住此月奄臨 孝元殿祥事隔以數旬
雲鄉之音容永言闕矣嚴廬之禮制將有限矣仰惟
我 殿下窮天之慕徹壤之痛撫時益新若恤之初
大小臣民冤實憂迫之忱容有極哉仍念臣於日前
伏奉批旨以強覓不當引而引爲教臣奉讀以還竊
不勝抑鬱隕越之至噫臣之三上辭章豈敢效備例
之文苑故事斷斷苦忱出於惜名器憂 聖德而
聖批如是則不圖日月之明亦有時而遺燭矣臣請
冒萬死更陳其不然者夫前望之名雖同其實則不

同者有二蓋昔之以前望受命者皆當世之鴻工鉅
匠故匪特當世之輿論洽然亦多至今見稱而若臣
則聞命之日自家人親昵已不覺愕然驚瞳憂其踰
涯則不出闕外而通國之物情可坐推也此其一也
前望之點下非敢曰無例臣愚死罪又竊以爲今日
事勢與 兩聖祖在宥之時大有間焉 殿下自臨
御以後恭默之容幾於殷宗大小政令未嘗獨運而
行之則於此文衡一事豈宜以古有是例不謀諸衆
輒垂誤恩於萬萬無似之賤臣乎此其二也然則所
同者名也所不同者實也審於此二者則臣之前疏

所謂將使萬人滋惑者誠非過計之憂也且有一段
之可以臣證臣者臣之年來敷歷固非清華要重之
職而纔有除命輒皆竭蹶趨承如兩銓之世所稱睢
盱之地將任之非其本分者尙且視若固有黽勉行
公今此見職雖曰極選亦是古今人所共踐履者也
苟無萬一不稱之愧十分難安之端則又何敢屑屑
聒聒不顧義分之虧損徒煩此時之酬應有若沽名
而掠美然者哉臣於 聖朝其輕重有無特九牛一
毛耳位上卿聞國政亦有日矣顧無涓滴塵刹之仰
答洪恩而千萬不意之中殆或緣臣之故以累則哲

之明則臣將生無以藉手於 殿下之庭死無以歸
拜於 先王矣興言及此有隕無從伏惟 聖明哀
之憐之恕其愚而察其衷亟賜收還新命回授可堪
以幸公私焉

辭前文衡會圈疏

伏以臣愚昧狂妄急於辭巽跡旣瀆擾語多觸犯自
知辜負金木猶輕 聖度如天批旨誕宣示以不介
之意垂以曲諒之私其除殊渥也其遞殊渥也顧以
糞土之微軀猥荷丘山之重恩此生此世報答無階
惶忸感祝只覺清血之被面而已迺於昨夜會圈有

命以前文衡召牌奄臨義當竭蹶趨造第念臣四番
陳籲不但爲萬萬不稱之實亦以前望承點恐累
聖德縷縷質言矢心自劃今於以此獲解之後諉以
薦代入叅圈坐則是徒掠辭職之名而暗占自居之
實也不幾於欺天而欺心乎臣雖稟詬顛倒誠不敢
爲此也屢召之下蠢動無路茲陳短章仰瀆 宸聽
伏乞治臣逋慢之罪以肅朝綱焉

辭復拜大提學疏

伏以臣四控苦忱幸蒙鑿褫煌煌 聖批爲龍爲光
庶幾謹守拙分祇戴恩德不意昨者又奉除命欲定

之心神旋覺震越乍安之情踪更歸郎當夫何慈覆
之天未究生成之仁也噫臣之前所必辭乃已者卽
自揆賤分萬萬不稱不敢當非常之誤恩也 殿下
所以曲垂體諒者亦出於俯燭實狀不欲強迫之
聖意也上下之情志可謂相孚矣公私之便宜可謂
兩得矣忽於經宿之後有此復授之舉論賤分則不
稱之實自如如 聖德則曲諒之意無終然則下而
依舊是濫叨也上而依舊是誤恩也竊恐四方之觀
聽者尤當滋惑也况今才彥林立不患無可代之人
則必以臣代臣然後朝家方可得一文衡哉卽無論

私義之十分懷惶國體之屑越苟且又當如何叅前
倚衡有退無進而已茲不得不復爲疾聲之籲伏乞
聖明特恢包容之大度以全終始之至澤千萬血祝
再疏
伏以臣於再昨伏奉 聖批以尤無可引之義卽爲
肅命爲教在臣竭蹶之忱固宜趨承之不暇豈敢更
事干瀆而第臣難冒之義可引之端前後一揆 聖
明特未之盡垂諒察耳臣之前此拜命之時屢以前
望爲引故今有此開釋之教然臣當初力辭之舉只
出於非其人而承誤恩恐爲 聖德之累也非敢以

前望蒙點爲歉也今若以復叨之由於會圈揚揚抗
顏得得出脚則是以 君父特簡之恩爲輕於會圈
也以母則不食以他人則居之此於陵仲子所以見
斥於孟子而不得爲廉者也臣雖不識道理誠不敢
爲是也臣之聲望才學真有萬分一可堪於是任則
前雖出膺固可以無累於 聖德矣自其不合而言
之今猶昔也會圈又豈能使臣心無愧哉由前而廉
隅爲大由後而分義爲重株守難改鐵限已成嶺海
金木伏地恭俟而已嗚呼祥期隔近上下哀遑臣亦
有一分彝性則何忍於此時惟意瀆擾致煩嚴廬之

酬應哉誠以衷情所迫急於控訴鎮日哀籲殆若程
課臣罪至此尤合萬殞伏乞 天地父母俯賜鑑裁
鑄削臣三館之任仍降嚴誅以治臣逋慢之罪以肅
朝綱以安微分千萬血祝

大禮時辭戶曹錢布疏

伏以臣昨伏承批旨以 慈殿爲大禮特賜安心祇
受爲教臣雖愚鹵豈不能仰認我 慈聖特別之眷
念敢爲此必辭乃已之舉哉誠以大農之財其重與
他尤別除非五禮需用之常則尺帛銖錢未或私焉
豈可以小民惟正之供俾充戚家之私用乎况大禮

時輸送自有 先王成憲日前亦已祇受則今茲便
蕃又屬無名非但事體之屑越於今日竊恐弊端之
有啓於來後反復思量寧被猥越之誅不敢生領受
之計敢此冒萬死申控至懇伏乞 聖明亟稟 東
朝還寢戶曹錢布輸送之命以重經費以遂微諒不
勝大願

大殿坤殿疹候平復後辭賞典劄

伏以皇天 祖宗默佑陰騭我 聖上疹候遄臻勿
藥之喜爰及 坤殿同時平復 殿宮弭惟憂之念
宗祊有益鞏之勢此實國朝以來所未有之慶蹈舞

歡欣八域同情况臣夙夜於近密之地獲覩 玉體
日康酬接如常區區攢祝之忱曷有其極臣於日前
伏見賞典下者臣名亦叅其中天駟之駿文豹之煥
田地臧獲之殷也而又令其家人得以霑祿有一於
此尚云稀世之寵章而兼而有之褒然在上此果奚
爲而致之哉臣誠恟忭驚慙無地自容臣旣跡忝肺
腑義不敢偃處在家一旬之直卽不過職分常事耳
初無議藥之責保護之勞則豈可與藥院都相均被
首賞也恩賞朝家之重典謬施則屑辭受君子之大
防冒承則僭此固上下之所兢兢而不敢一毫放忽

者也臣故於昨日筵席猥陳必辭之義而未蒙允可
退又反復思惟終不得其承受之說茲復冒入文字
仰瀆於靜攝之中伏乞 聖慈俯諒微懇仰稟 東
朝亟命還收臣所被賞典以安微分千萬幸甚

大禮後乞解兼帶諸職疏

伏以臣得忝肺腑之親位視上公侈以疏封榮寵已
極涯分亦踰每自撫躬思惟凜乎若春冰之涉不知
所以仰答恩私俯全家聲者則惟有杜門屏處謝斷
世事息機養拙以了餘生而已况國舅之無得與聞
朝政卽國朝以來古規美事也今臣之兼帶諸職俱

是華要緊重之任宜卽援例乞解以便公私而大禮
之後旋值靜攝之時未敢瀆擾黽勉至此然臣蹙踏
不安之情豈或弛於食息之頃哉如經筵實錄籌司
諸兼揆以事面自在應遞至於惠廳簿書之要而經
年待罪旣不能綜核辦理致廩庾充衍訓局節制之
重而跨朔冒據又無以嚴明團束使壁壘變彩有國
大事莫過於錢穀甲兵而緣臣匪才將致日壞一日
則其區區必辭之願奚啻如渴者之欲飲濕者之求
脫也其餘諸司提舉若復一向久縻不思卸免則亦
非臣斂跡自守之本意也茲陳短章仰暴微懇伏乞

聖明亟賜諒察將臣兼帶諸職悉許遞改以存國家
之舊例以安微臣之私分千萬至祝

乞解兼帶諸任疏

伏以臣於春間講筵猥陳辭免之懇而 聖教以從
當體諒爲諭臣退而俟命居然三易序矣中間日月
非不知更申區區之義嚴畏主臣不敢累瀆式至今
泯默趨走然其兢惕悶迫之心亦何嘗斯須忘也噫
臣之處地與他人不侔其爲自靖之道固當口不談
時世之事耳不聞朝廷之政消聲屏息寂寂如泉下
人然後庶或仰不爲 聖明之累俯不致身家之懼

而今也不然左柄兵而右治財進經席而退籌謨揚
揚滾滾有若非是人莫可然臣之不肖鹵下百無寸
能雖非今日所處其於此固已萬萬不襯矧於清朝
文武林立麻列之時以若才性以若蹤跡縈紆盤礴
久而不去臣亦不自知其何故也倘非我 殿下優
柔於親昵抑必臣之貪饕忘四維之爲大二者不幸
而有一則後之視今將謂何如時亦安知無嗤罵之
口指點之手不起於賤臣耳目之外而有識之竊歎
遂及不敢言之地也 殿下近講綱目漢紀臣請以
漢事陳之廣國之賢焉而見棄西京之治馬援之功

焉而莫與南宮之畫兩漢規模之宏大寬厚非後世
淺薄之比二子之聲名事業蓋亦特出於當時兩帝
之所以待之者如彼而時人之見之者不以爲怪此
豈無所以然而然哉然則臣之不當久據匪據不待
臣今日之言已兆於兩漢之世矣况臣於三載之間
三見幼子之憾情理切酷今秋爲甚此莫非履盛持
滿自速造物者猜怒尙復誰尤而誰怨惟是至情難
制猿腸易斷逆境屢遭蒲質先衰雖其動作語笑強
同平昔神精不免內鑠筋力自致外弛遇事則忘前
而遺後燕處則減餐而失眠忽忽邑邑殊不覺痛苦

之所在一切世務益無所戀舊時痼疾頻見其漸以此精力設欲自策駑鈍不擇燥濕其勢顧不可得耿耿一念惟在卸重負就優閒杜門養疴少保螻蟻之生而已以 殿下天地之仁日月之明雖微賤臣疾痛之呼固將照燭而生成之矣伏乞俯垂矜憫曲加恩造將臣兼帶諸任無論緊慢並賜遞解俾公事無債私願獲遂焉

大殿痘候平復後辭賞典劄

伏以天眷大東蕝祿方新於昭陟降默佑在上我聖上痘候遄獲康復太平萬歲其始自今區區慶忭

之忱百倍餘人此際伏奉賞典傳教下者以臣亦與直宿之末鞍馬豹皮之錫既極侈蕃而蔭補之恩俾及家人田民之券傳以永世此實我 聖上近據壬戌之已例遠追癸亥之故事乃有是舉然聞命踧踖不勝惶愧之至臣跡忝肺腑責在保護出入臥內周旋侍奉卽其本分而又無如藥院諸臣嘗藥診候之節值國朝四百年再有之大慶依近日月躬當目覩已萬萬榮且幸焉矧復敢資緣慶會混受無名之上賞哉茲控短劄仰暴微懇伏乞 聖明俯垂鑑諒亟命收還臣所被賞典以安賤分千萬幸甚

辭訓練大將疏

伏以臣托肺腑之屬籍藉日月之末光據元戎莅軍事倏已八年于茲矣僨誤之懼日甚一日疾病之苦年加一年志願只在於釋負夢想長結於養閒伏惟清燕之間必垂察眉之明而若其切急悶迫之實臣不自陳 殿下亦何以悉燭之哉兵者國之大事也養以千日用在一朝任非其人必有咎焉我國褊弱兵制疎單京外之所係重緩急之所倚恃惟此不滿萬之一訓局耳然而昇平既久文恬武嬉吏士日渝而紀律弛矣鍊習徒名而行陳紊矣財儲素拙而經

費滋矣雖使智能之將盡其鈐轄之責申明而更張之或當一朝之用將未卜貞悔之所在顧使白面書生久專其柄而謂無可憂者豈理也哉臣受命以後非不思畢力自效毋負委寄之隆而姿性闇劣才具又乏發號則不能使壁壘改觀而日渝者益狃於懈惰詰戎則不能使鋒銳常選而徒名者益近於嬉戲典守則不能使尾閭永塞而素拙者益就於艱匱如是而八年之間國無他故者非但僥倖於臣卽 殿下威靈之攸濟耳人苦不自知今臣之自知猶如此彼三軍之失望一世之寒心當復如何也臣之不事

事久矣然若於未甚壞亂之日擇人而代之猶可以收拾牽補而再若任其蟠泊則已壞者無復餘地未亂者亦將焚如其勢必無訓局而後已念之及此寧不凜然且臣虛脆之質積有憂悴邇來髮落齒搖衰相日添而最是痰濕成窠胃膈痞悶風火不洩骨節痺蒸血耗而視矍氣升而神短聞聲則尋常悸動處事則前後遺忘以此病情豈堪驅策况天道惡盈人事難全門戶之榮盛若臣名位之隆顯若臣而復得久視於理必無虫豸之知尚惜性命跛躄之心寧忘步趨然惟事務於思慮奔走於筋力一切治療末由

自便倘或一日二日蒲柳先秋朝露有憾 殿下雖欲久推其恩澤臣雖欲長奉乎起居而可得乎幸賴天地好生之德迨此暇矣解重任之羈束遂初服之優遊息形役斂心神專醫藥以治其病則縱不能霍祛膏肓永作完健之人尚可得少延殘喘與覩太平之化區區祈祝孰切於此茲敢屢入思量猥暴肝膈殿下許臣則是國家無將而有將臣無年而有年公私兩美決於一言矣伏乞 聖明諒臣辭之非飾憐臣情之莫急將臣訓局之任卽賜遞解以卒生成之澤千萬顒祝

伏以臣之日者陳懇是豈得已而不已哉言其職則愈久而愈見其難舉也言其病則愈久而愈知其難強也不可舉而舉之必致於債敗不可強而強之必致於僵仆明知其必然而因極有地燾覆有天不思仰首鳴號以抒其悶迫窘急之情者雖下愚必不爾耳然則臣之所免亦可謂不得已而不可已者矣及奉 聖批以元戎重任不可輕解爲教臣攢手顙俟之餘錯愕失圖轉不知爲措然不敢因是而自沮亦不敢不因是而仰復惟 聖明少垂察焉元戎重任

再疏

之不可輕遞臣雖愚昧亦豈不知而臣所必欲求遞者政爲其重任故也若閒司漫職不係國家之大利害者無才而終身冒據尙可說也有病而長時癯曠不足憂也惟此元戎之任國家休咎安危之所在古所謂太尉與丞相等者竊幾近之臣受任八年一不事事雖其無病之日常若癯曠之狀營中之無將元戎之徒名亦已久矣况自年來朝氣已惰貞崇益痼尋常事務之應凡百簿書之期率多荒廢一日二日將至收拾不得以此癯曠之實加其無才之素訓局事豈不誠岌岌殆哉 殿下試思臣八年之中除却

耀門闌費俸廩役使吏校果有何戎政整詰者乎有
何兵威張皇者乎爲將者自古至今未必人人皆賢
猶各有一才一能可以稱道於人而受主之知者自
古至今蓋未有至駑怯至無似與臣比者未審 殿
下何所惜而不聽其去也噫臣之所仰藉於恩澤
殿下之所親昵於賤品者自與外廷人有異使臣而
闕冒貪戀無意於釋柄在 殿下成人之德核實之
政旣燭其試久而效蔑病亟而務妨則固宜惻然曉
牖使其自引而去今乃不然臣苦自陳其情 天聽
反邈如實非愚臣之所敢仰揣也臣自承批旨息食
不寧百爾思量爲國家計與爲臣計終莫如一遞之
爲得敢將拙訥之辭重犯瀆擾之罪伏乞 聖明亟
加慈諒卽賜遞解焉

閣圈後請罪疏

伏以臣卽伏見吏曹判書朴宗慶疏以其姪周壽之
被圈於直閣深加不安至誦其亡兄故重臣平日之
言而有曰揆以人情庶不相遠有曰緣臣不肖未有
公議之見諒末又以遺兄不仁爲引重臣謙畏之心
悲切之懇令人感歎然此事之致此葛藤卽臣之罪
耳臣於此亦安得晏然而已乎伊日閣圈命下之後

臣與檢校提學臣李晚秀檢校直閣臣洪奭周臣李魯益先入閣中而重臣晚始赴會故臣問其所以則重臣答以病作服藥以致差晚重臣旋又問直閣待教有誰可合故臣等答以吾輩之議在於某某人云云則重臣謂臣曰吾姪則先兄有所遺言於吾者不可入圈臣答曰尊伯氏設有遺言此乃人家父子弟私相酬酢之語也至於今日圈坐卽公家事也公私之分各自迥然既圈之後去就非所敢知吾輩既經議定則不可輕易變改云云則重臣亦曰吾亦非不知事理之如此而終亦不可以坐視半晌詰難不

肯回聽則晚秀謂臣曰吾輩雖或議定冢宰之言如彼懇到吾輩不如屈意而成美臣曰不然就使故重臣尚在吾輩本不當視其曰可而可曰否而否冢宰之心雖未嘗不好吾輩之執亦有所據云云則重臣見臣迷執不改末乃曰吾既入來牙牌則已承受而病情則亦難強先欲退歸隨卽起身而去蓋其不欲叅圈之意不在於病而實在於其言之不見施然出去之由不以寮議之不合而只以病情之難強則徑歸與坐圈兩無所妨不復挽止若使其出去之時不以病爲辭而以議不合爲引則臣等安得依舊會坐

恬然行圈乎今重臣之疏出而伊日臣等之仍爲行
圈實不免率爾顛倒而亦不料疏辭之至此也噫聖
人之老老長長盡性盡倫卽不出絜矩二字天下之
人情不甚相遠故絜矩之道得以行焉而今臣知識
昏闇義理無講不惟不能推絜矩之義於朋儕之間
將使重臣叔姪陷於不義可勝慄然而心寒人與人
類故情亦不相遠而以重臣疏觀之臣今遠矣雖其
忠厚之至微示言外之旨於臣心獨不無內愧欲死
者乎詩曰顏之厚矣殆臣之謂也向使臣早從屈意
成美之論則豈有是也豈有是也一則臣咎二則臣

咎慚悔之極無地可容略控事實露章自列伏乞治
臣僨誤瀆擾之罪以安賤分千萬幸甚

辭諭善僚屬差出時同議以薦劄

伏以臣於昨晚不意史官臨宣 聖旨以輔養官與
諭善之何所當置爲詢問之輒及臣身大是格外
之恩然諮訪之廣不害其察邇之 聖德而謏見之
附對或不爲僭猥之歸及乎夜中又伏見諭善僚屬
差出之傳教有時原任大臣吏曹判書及賤臣相議
以薦之命是舉也古昔三代盛時早教諭之遺法而
我 先王所以訓迪我 聖上之宏謨美制也前聖

後聖心法相傳猗歟盛哉欽頌聳抃之不暇惟是臣所承被其爲格外又非詢問之比則臣竊惑焉夫進賢大臣之責也用人銓官之職也命之薦之固其宜也奉而行之卽其分也若臣者以其跡則朝廷之贅疣也以其官則恩澤之推餘也上下不及左右無當其何敢固有誤恩刺口可否自同於進賢用人之人也耶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冒政侵官罪孰大焉招不以皮冠虞人不至聖人與之臣於斯義粗嘗獲聞成命之下怵然靡措略具文字敢控微諒伏願亟收臣相議以薦之命俾拙分獲安國體毋屑千萬幸甚

乞寢折字巾造進疏

伏以臣等待罪尙方提舉之任日前院吏來傳中官奉宣 聖教令本院造進翼善冠者再昨暮院吏又傳中官又以 聖教令所造之冠勿依常制稍變其樣而加紉飾焉臣等竊疑其傳道之或誤而猶謂冠則是翼善冠矣昨晚院吏以畢造令臣祖淳署名於進上單子取見其單子則不書以翼善冠而以折字巾書之故臣等始乃恟怛問其委折則院吏對以中官奉下教以此名書呈爲宜云云臣等聞此實不勝驚惑抑菀之至也衣冠之於人身所關莫大而冠尤

有所重故士大夫冠則告於朝天子冠則書於策命之曰元服元者上也大也物之上且大者惟天是已首之庇一身猶天之覆萬物故王者之所嚴又莫盛於元服自五帝三王下至皇明暨我東方歷代逮于本朝雖所尚各異爲俗不同沿革損益不一其規要之一代之飾皆有一定之式不敢輕加變改雖復不得已至於變改當日之君臣上下博詢廣考先定其制度布告臣民而後用之未或無故造次而忽爾變制如今日之爲也傳曰非先王之法言不言非先王之法服不服所謂折字之中臣等非但不識其何狀

亦復不知其所自出臣等誠鹵莽愧悚然國朝五禮儀之所未見也本院受教定例之所不載也藉是何代帝王之所或御如竹皮赤幘之類其非我列祖列宗之所嘗御則灼然可知矣非我祖宗之所嘗御則卽非所謂先王之法服也殿下亦何取於斯也設令常制不合於聖心顧其所由來則重且遠矣不宜遽有所變改雖或終不可已亦宜召掌禮之臣商確以聞而面命臣等奉行則不特事體之鄭重可見命令之光明今也不然不詢於禮官不命於臣等只使一二內豎督飭院吏而爲之事體歸於苟艱

命令涉於忌諱寧不可惜之甚乎大抵本院舉行雖若內府其實則宮府一體之義初非人主之私藏故進獻之規常例所在則雖微物必皆具單常例所不在則雖貴物未嘗具單雖曰均是內入具單與不具單之間供用之經與非經自可識其微意今此新式之中若是燕閒中偶欲一覽則不合令其具單以進也若是臨朝之所當用則臣等雖駑怯無狀固不敢怵迫嚴命使我 殿下御 列祖所未嘗御之中而對羣臣也此臣等之所未敢曉也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又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冠制之改不改元不

關於治亂安危之機則改之謂之無益可矣制度儀章 祖宗之所垂遺也雖小節無事而更焉則將損於袞躬誠不可以細行而忽之也况非細行者乎臣等職非言責守是司存固不當輒事煩瀆而愚衷所激不容自己竊附執藝之義聊陳狂瞽之說伏乞聖明淵然深思勿以人廢言克寢折字巾製入之命以光 聖德仍治臣等慢命妄言之罪以警具僚焉

楓皋集卷之七

楓皋集卷之八目錄

疏劄

請寢諸 宮廟別祭劄

辭禁衛大將疏

再疏

三疏

四疏

以備堂引咎劄

辭賞典疏

辭賞典劄

上候平復後辭賞典劄

閣圈日請罪劄

再疏

三疏

辭尚衣提調疏

試望違牌後自列劄

因 闕宮駕還時進圭遲滯引咎劄

王世子三加後辭賞典劄

以司僕提調引罪兼陳勉疏

請 健陵遷奉疏

遷 陵後辭賞典仍請收還所下備忘記劄

再劄

楸行徑尋兼陳情疏

辨金禧秀贖札疏

辭大提學疏

再疏

辭司僕提調劄

乞寢臨弔令旨書

大殿御真圖寫後辭賞典劄

因憲長疏自列疏

辭大提學疏

Blank spac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writing.

楓皋集卷之八

疏劄

請寢諸 宮廟別祭劄

伏以臣於昨日申後伏見傳教下者有 毓祥宮宣
禧宮延祐宮藏譜閣懿昭廟遣閣臣攝行別祭之命
而以臣充 毓祥宮獻官兼令撰進祭文者其祭文
則臣職忝掌綸雖不敢不撰進而其享禮則臣竊以
為大不可也嗚呼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祀典之嚴
且重自上世然矣孔子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
治國其如示諸掌乎祀典之於國家治忽係焉其慎

且敬顧何如哉惟我 祖宗聖神相繼兢兢然翼翼然必慎必敬罔敢或忽者亦惟在於祀典是以禴祀烝嘗各有其時薦獻告由各有其名而無時之祭無故之享四百年來未之或有攷之禮典按之國乘昭可知矣今此別祭之命實未審 聖意之攸在而義起之何名也書曰黷于祭祀是謂不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又曰王司敬民罔非天嗣典祀無豐于昵嗚呼祭祀者追遠報本之禮也古之聖人有五十而慕者有三牲而養者其生也則洞洞乎屬屬乎若將不及其沒也則吉蠲之饗未始不疎闊而或懼其黷或

戒其豐者何也良以鬼神之道幽遠而尚靜其著也昭明焄蒿悽愴洋洋乎如在而不可度思故人之所以事之者極簡潔而主畏敬不敢瀆屑焉耳不然聖人之孝豈不欲時時而享日日而祭之哉使傳說祖已非聖與賢則已如其聖與賢也則天下萬世之有國家承祀典不監於書之訓而于誰之監哉抑又聞之記曰喪祭從先祖嗚呼今日八域萬姓之大且庶庶績百度之盛且該莫非我 祖宗所勅紀制作而我 殿下特爲 祖宗守之耳况其祭祀之禮莫大於有國而非 祖宗之所垂則豈所謂從先之義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
哉以 殿下高明之聖學會忽遺燭於此者臣實惜之日前文禧廟別祭之行也臣已不勝驚悚憂愛之忱而出位是懼泯默縮伏今茲攝享之宮與閣與廟之事體之尊嚴重大又與文禧廟萬萬不同而臣既當承命駿奔則愚衷益激不能自己區區微見誠有符於執藝斷斷苦忱庶不涉於越俎茲敢齋沐朝房猥陳劄本伏願 殿下留神澄覽亟寢成命仍治臣深夜瀆擾之罪以肅朝綱焉

辭禁衛大將疏

伏以人臣犯慢命之罪者雖疏遠之蹤宄散之官必

誅無疑况以臣之地當莫大之任始自禁中而徑歸終又違逋於庚牌固王法之所必誅分義之所當死臣方膏鈇飾鉞之是俟顧何敢饒舌煩顛重添瀆屑之罪哉然而疾痛勞苦呼天呼父母人之常情也彼天與父母不能祛我疾痛弛我勞苦呼之者明知其不能而猶不得不呼之若明知其能祛能弛則呼之又奚暇擇音 殿下於臣天也父母也而今臣之所疾痛勞苦者 殿下欲祛斯祛欲弛斯弛則臣又安得不披瀝肝血大聲疾呼以冀 聖心之曲垂矜憐也噫戎垣之職本不襯當於臣最初出脚豈臣本心

卽不過因極無地時勢巧值黽勉因循不敢言私耳使其始拜之時得如今日之無故則臣雖骫骳憤劣斷乎其初不敢出矣以是頃在元戎屢陳衷懇畢竟蒙被恩許而後已臣不以獲臣之初心爲喜竊喜其不以臣累清明之治不以臣言之得請爲榮竊榮其苦心之幸燭淵鑑自謂上下俱美於千載身分已了於餘生千萬慮想之外忽有此禁營之新命恟怩愕眙若夢非真豈生成之澤有間於終始而然抑臣之死期將迫乃有此不期然而然臣未敢知也臣之平日微諒 殿下之所已悉也今無可從新覲縷者雖

以已試之績言之八年訓局全不事事戎政虧墮而莫之振刷財儲匱竭而莫之捄存取譏於當日貽笑於後來更僕可數自知甚明今若復使之居此則今日之臣卽前日之臣也將使他日之禁營復爲前日之訓局臣雖無恥寧可甘心朝家亦何苦旣使其壞了一營而復使壞一營耶抑臣之所瞿瞿者別有所在訓局遞解之後臣之親戚朋友多有爲臣問將來去就者臣對以出脚非本意也許解卽 聖恩也聖明旣察我心曲必不當復有此除縱或有之非國有緩急事則終不敢更膺以負吾心夫言者身之文也

傳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臣之此言非特臣之親戚朋友之所聞知卽亦天地鬼神之所共鑑臨臣雖欲怵威貪榮抗顏承命人必唾罵之不已而犬彘將不食餘矣臣何忍爲是臣何忍爲是言至於此有隕無從想不待省覽之畢而惻然於聖懷也伏乞 聖慈亟命收還臣新授禁衛大將之命以遂微賤之私願仍治臣屢犯逋慢之辜以勵臣分焉

再疏

伏以臣於昨日五犯逋慢之辜一暴危苦之懇跡旣涉於罔赦情則在於必察中夜彷徨瞻望 宸極竊自謂不干鈇鉞之誅則竟蒙鞶帶之褫矣及承批旨不惟山藪之量特示包含之大所以開導而慰藉之者迥出尋常臣非木石寧不知感然臣必辭之義有不敢以是自解而止則請更沿牖迷之恩言而冒昧仰復焉 聖批有曰禁營異於元戎夫營門固有大小之不同然其有兵而有將有紀律而有典守則初不以大小而有間矣蚊蟲之力固不可以負山而亦不可以舉羽則及其僨事而敗績亦不以大小而有間矣臣是已僨已敗之人也明知其已僨已敗而猶

曰試可而後已則不知此舉將爲國家乎抑爲臣身乎自臣而言之則必不欲再償而再敗者未必非息黥補劓之方自朝家言之則必使之再償而再敗者何異驅而納之罟獲之中也臣雖無狀亦 殿下休戚與共之物則宜推其好生之德而不宜視其齷齪而不之恤也 聖批又曰倚毗則甚重辭則反是小事噫臣受 先王知遇之深得以有今日則其願忠竭智之心豈不思古人鞠躬盡瘁之義而姿性椎鹵才學俱疎萬不足以仰承倚毗之隆眷則實臣之日所自恨自悼而愧憤欲死者也雖然竊敢謂倚毗

之重自有其實而不在於他臣之依近日月奉承帷幄亦已有年矣 殿下臨御講筵則臣竊願 殿下勿忘勿助格致誠敬之工克臻高明廣大之域矣 殿下延接臣僚則臣竊願 殿下虛已推誠都俞吁咈之風庶見明良喜起之盛矣 殿下躬親萬機則臣竊願 殿下若括有度若秤有權泛應曲當從心而不踰矩矣 殿下憂念民事則臣竊願 殿下若恫在己如保赤子以迓續天之永命矣 殿下欲整綱紀則臣竊願 殿下正躬率下發強剛毅雷動而風行矣 殿下思慎刑政則臣竊願 殿下哀矜惻

恒大小輕重各適其情而期於無刑矣 殿下留意
戎政則臣竊願 殿下戒存桑土守在四方不止於
赫然耳目之觀而已矣 殿下叢脞勤勞則臣竊願
殿下澄神省慮節宣保嗇不以無益害有益矣若是
者皆臣之爲 殿下至願而夙宵之所欵欵耿耿也
臣之不肖於此數者雖無涓埃之所自效惟其一片
衷赤有可以歷百劫不泯者 殿下於此數者苟不
以臣之不肖而副其衷赤之所至願則 殿下之所
倚毗於賤臣者孰有重於此乎若其官爵任使之際
則惟當視其能否量其得失而處之而已况臣之從

前敷歷文武殆遍在朝罕比豈在今日以一將任有
無論其倚毗之輕重哉又况臣於 殿下常承優禮
之渥而有非疎逖之比則其心宜其見諒於上其言
宜其易感於尊而今於辭巽之節 殿下既知其爲
小事而猶不許之小事如此則大事尤可知也臣於
此實不能無憾於天地之大也且臣聞之君子不薄
人於險臣之昨疏所陳便是矢言於 君父之前也
焉有人臣矢言於君父而自食其言者哉今臣可謂
進退維谷而猶復迫之期於自食其言而後已則臣
之遇險亦莫險於今日又焉有 聖人在上謂之優

禮之臣而使不得自審其去就如此也抑塞悶迫之極言不知裁伏乞 天地父母哀之憐之亟賜遞解之恩以卒生成之澤千萬泣祝

三疏

伏以臣之虛糜重任閱五日于茲矣迷執莫回而誅罰不及危衷屢控而恩批愈隆臣分由是而蔑矣國體由是而虧矣臣分之蔑猶臣一身上事國體之虧其弊安歸名以將兵之臣偃蹇不受命至於此久而朝廷莫之誰何臣誠未之聞焉如是者不伏當律國安得爲國臣亦自知其萬萬不可曾謂日月之明反

有所遺燭也臣於再承批旨之後亦嘗廢寢與食反復思惟以求其可出之說而不得其一求其不可出之義而得其三焉古人云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臣之材力實有不勝任之懼與其趨走爲恭終底僨誤之罪無寧以慢命被責之安於心此其一也上下相持久矣人之論臣之去就者見臣之得請則將曰其辭也非飾故能見孚於 君父也見臣之不得請則將曰其辭也不誠故 君父不之信也此其二也人臣之罪莫大於無禮士夫之行莫先於知恥臣之日前兩疏亶出衷曲力言之不足至於質言質言之不

足至於矢言知臣罪臣俱在於此臣若無諸心而徒有其言是欺天也欺天者非無禮乎有其言而不顧其行是欺心也欺心者非無恥乎無禮無恥何以爲人此其三也設使臣無此三者臣下之辭官未必非治世之常事則當辭而辭宜許而許非所謂臣主俱榮者乎况此三者之中其上二款猶是可出不可出之間其下一款出不出之間人道之消息係焉臣自知其如此而黽勉冒出則是臣不以人道自待也殿下知臣之如此而一樣強迫則是殿下不以人道責臣也臣顧安忍腰符門戟以爲榮寵哉嗚呼以

臣之地抱如此之義而不能得之於殿下其悲苦之辭迫急之情殆若窮人孤兒之靡所依歸者理固有難諶而亦不可使聞於隣國也臣情已窮矣辭已竭矣逋慢之罪已積矣嶺海鈇鉞伏地恭竢而已惟殿下察之

四疏

伏以臣冒進則四維之防嶮然於前哀號則九重之聽邈然於上積偃蹇之罪而鈇質不可得以伏矣抱迷頑之性而株守不可得以改矣始也遑遑而汲汲今焉俛俛而佻佻召命殆近於羈縻違牌有似乎程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
課不知往古來今亦嘗有如臣今日情地者乎噫人
臣之事君不以奉令承教爲能惟以去就不苟爲禮
人君之使臣不以官爵寵利爲專必以勵廉知恥爲
禮此蓋有君臣來上下維持不易之正義也三代之
盛尙矣無論雖以後世君臣之間言之其臣至誠力
辭而未有不得於其君者如汾陽之辭尙書司馬之
避樞密或值板蕩之時或在眷遇之日而兩主之不
奪其志者豈其威有所不及而令有所不行哉誠以
君臣之貴莫大於知心而禮使之義爲之先也彼唐
宋中主之所以處其臣者尙如是以 殿下比隆三

代之聖心反不以唐宋中主之處其臣者處臣豈臣
之所期於 殿下哉伏况臨御以來十有餘年上自
大臣卿宰以至位卑跡疏之人凡有難強之情克讓
之節或面 聖而陳懇或奉函而自達無不細察其
諒曲循所請遂物成人之澤洽於臣隣久矣今獨於
臣非有必不得已之故必不可許之端而邁邁其不
賜鑒燭靳靳其不垂恩造臣所不敢曉者也雖復以
臣例臣訓局之重加於禁營控告之辭遜於今日不
過再瀆便蒙一俞傍觀代切感祝一世視爲榮華咸
曰 聖主爲成其美也其人不愧受知也今則不然

楊集卷八
語其任則反輕於前日論其勢則殊異於已拜苦心
可質神明矢言出自其口章牘則今至屢舉逋慢則
已踰一旬力請之言必辭之義可謂百倍於昔而
殿下不之槩念者不惟臣之不能無訝於前後蒙被
之絕異一世之間臣者臣亦無辭可應此又臣所不
敢曉者也大抵初再兩疏之前臣之黽勉趨承猶有
可諉之說初再兩疏之後雖婦孺輿僮之賤亦知其
決不可出者政爲其無禮無恥如第三奏所云也臣
之顧畏於此豈自爲其身計哉竄以托跡肺腑八方
具瞻去就之際不敢不爲 殿下自勉焉耳臣之衷

懇至此而底蘊都盡倘 殿下回日月之明推天地
之仁則臣可以先咷後笑自廁於人類如其未也方
命之懼有死而已真所謂哀之命也不哀之亦命者
也血泣攢手輒復疾呼伏望 殿下少加諒察焉

以備堂引咎劄

伏以人情狃於玩愒職分隳於怠荒非明時之所宜
有也昨日諸備堂處分嚴截庶可以振弛綱而警渝
俗臣於滿心慚悚之中亦不勝非罪伊榮之喜矣夜
中伏見邸報則臣名現告旋歸寢已之科而銀臺之
臣至承問備之命臣又愕眙矐矐益不知措躬之所

也臣雖蒙被朝家優異之渥凡百體例視他崇秩卿宰煞有不同之處然顧其職則籌司之提舉也題其名則座目之首行也况其常時之籌坐賓對懸病不參者不過是流來之俗規初亦非國典之所載則昨之懸病直是無端今以無端懸病之故特勘諸臣恬嬉之罪而臣以首犯占便之人獨漏衆所被譴之列者揆諸事理實是斑駁此非但臣一已廉隅所不敢安抑亦有違於 聖朝公平綜核之政也且朝廷之設官授職非惟其名亦惟其實今也名曰備堂而恆居不行備堂所當行之事有罪不被備堂所同被之

律則朝廷寧有此備堂之實臣亦安用此備堂之名哉名實兩乖四無攸當是尤汰冗省行之所宜先也反復思惟不容自解茲敢冒入文字仰瀆 宸嚴伏乞 聖明亟降威罰俾刑政無偏私義獲安區區之願也

辭賞典疏

伏以我 先大王御製全書校印功訖進呈禮成內而弘璧琬琰之重同其序外而金匱石室之秘同其藏謨訓垂裕於方冊而 宸孝寓羹墻之慕雲漢摛光於人間而遺庶慰弓劍之思臣躬與是役目覩盛

事一喜一愴不知所云乃者推勞之恩至蒙錫馬之典益不勝感愧之交并也噫今日之卷帙卽昔年之編摩也今日之印呈卽昔年之寫進也追惟往躅恍若隔晨欲語而聲先咽欲覩而淚先滋孤枕獲遂於終事賤名猥托於不朽榮已極矣願已畢矣尙亦何心復當賞賚茲敢略控短章仰瀆 宸嚴伏乞亟賜收還以安微分千萬幸甚

辭賞典劄

伏以臣卽伏見傳教下者以 列聖御製合附本編印呈進之故諸閣臣皆蒙賞典而臣名亦列於鞍具

馬面給之典聞命恟怍誠不知今日恩賞之濫何至於此極也臣竊伏見國朝故事又嘗仰覩我先大王在宥之日凡係飾喜推勞之典務皆嚴簡而其著于令者則曰一人雖兼數事毋得疊授 列聖相承罔或有違蓋以勵世化俗之具惟刑與賞而僥僭之啓賞又有甚故其慎之也如此焉耳今此合附本與全書 御製之役事體初非兩般成命又在一時全書方校合附且編始終一致無有間隔其印役之先後特不過事勢之自然而已豈有佗哉臣於全書呈進之日已蒙錫馬之賞而曾未幾月又承此命罔功

茂效之歎前後等耳以此辭巽猶涉小故一人數事
尚不得疊授一人一事再蒙殊典古有是否則亦只
臣一身上廉隅又何足恤臣所慨惜者即今日恩賞
之濫恐有違於我先王暨我列聖朝著令之本
意也傳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又曰監于先王成憲
賞罰者憲章之大者也賞而不慎何以爲國欲法堯
舜當法祖宗今殿下承祖宗之丕業所以光
前烈貽後謨者其不在於由舊章而監成憲哉臣愚
狂僭不勝憂愛因端仰勉不避冒觸伏願殿下俯
垂澄省亟命收還臣賞典繼自今益懋明辟愛惜頓

笑之戒俾勵世化俗之具無及於濫則國家幸甚

上候平復後辭賞典劄

伏以皇天 祖宗默垂景佑 玉度漸臻於天和縟
儀將舉於嵩祝 殿宮回憂而日豫中外相告而雷
歡此誠我東方莫大無疆之慶豈蕪辭拙筆所可形
容其萬一哉善端生於病餘至戒存乎少愈此古昔
賢哲之格言至論也伏望 殿下勿以已瘳而遂忘
疾疾之憂勿以粗安而或忽強勉之方體天之健合
天之德享康強之福恢奮勵之圖用答我百僚萬姓
攢手拭目之忱豈不休哉豈不盛哉仍念臣於今茲

賞典有不任怵惕而愧駢者出入臥內起居保護卽如臣者之常分耳藉使真有可紀之勞本不當論及况百餘日來不過隨行而進逐隊而退實無涓塵之效而徒積猥越之罪矣厩馬鞍轡之副家人祿仕之推皆所謂上賞殊典也以何功勩自與外廷嘗藥之臣混同蒙被也若臣之覲面汗背固不足恤其不有損於惜嘖之大德乎茲敢冒入文字仰暴微諒伏乞亟命收還以示 聖朝重恩賞之意不勝幸甚

閣圈日請罪劄

伏以閣圈有命以臣有檢校提學之銜牙牌臨召矣

在臣不俟駕屨之義固宜卽地趨承奉行之不暇而臣自春初以來長嬰疾病劇歇無常勞苦倦極世念灰冷呻吟沈痼生意都索以是之故陪扈之班庭賀之儀俱不克隨諸臣後而旬朔起居之曠將至百日之久此豈臣所樂爲而然哉疾病之中固又有不得不然者耳伏惟 聖明或已垂照於此矣牙牌體重例不敢違傲而目下病狀近又添苦宛轉床第蠢動無路由前由後臣分都虧有臣如此生不如死茲敢忙陳短劄仰瀆崇嚴伏乞 聖明亟治臣違逋之罪以存舊規仍遞臣檢校之任俾圈事無滯千萬幸甚

伏以臣抱悄悄之殷憂纏采薪之微疾重犯慢命之辜再煩呼天之舉惟鈇鉞飾威是俟乃 殿下不惟不加之譴何半夜史官臨宣 聖批首尾一百六十有三言言言鄭重字字曠絕燭宵人之情狀則不啻象物之鼎也察微諒之紆結則不啻容光之照也矧惟責勉之教迥出尋常尤非糞土賤臣所可擬議而堪承者歷數今古爲臣子而得此於君父者凡有幾人使臣卽地填丘壑夫安有毫末所憾使臣磨頂而放踵亦豈能答此隆恩至愛之萬一也哉百回擊誦

再疏

只有清血之被面雖然臣之微諒卽臣之所不欲明言而 殿下旣忖度而明教之臣請亦因是而明陳微諒之必欲自靖者焉噫臣本倥倥無足爲人而迺自弱冠之年過蒙我 先大王知遇之恩拔之韋布之中置諸帷幄之列教之誨之恩斯勤斯謂其愚直無隱尙可以不自欺而欺君平昔華袞之褒發於筵席絲綸之間逮夫末年屢勤心腹之諭遂忝肺腑之親欲語則眼先泣欲思則心先摧此皆 殿下之所親承而洞悉也臣之事 殿下今又十七八年之久雖復跡異曩昔責非官守無涓埃圖報之可言惟是

盡瘁之義願忠之心不敢有改於愚直之性苟或有非幾之貢彥聖之違干紀而慢天亦必莫逃於淵鑑之昭矣臣之本末長短不過如是然頭顱已判桑榆已迫介日下之世級涉難盡之險塗賴天之靈幸而臥斃於牖下則上之可以不辱先王簡拔之恩中之可以不累殿下平明之治下之可以全其所賦之理歸之於天苦心至願庶幾神祇鑑臨而其奈處世味方自信既篤見幾不早冥擿逾甚一朝乃爲怪鬼不逞輩所簸弄潛售碁間則借臣身爲孤注暗藏機括則視臣友以楔植狂瀾起於平地疑雲翳於白

日凶錄流播而哲愚同迷獄情模糊而輿人皆惑喧騰睚眦式至今未已大凡人之於人知之者常寡不知者常衆臣旣不能門到戶說以明其不然則媚人惡行也誣人大罪也近而搢紳之言遠而八方之聽知臣者尙可以諒臣不知臣者將謂臣斯何臣於是伏而思之一則臣行己之無素也二則臣不幸而在世也忠信篤敬聖訓可徵而臣未能焉有身大患至人所歎而臣實蹈之臣之得此於梁楚者吁亦無異矣臣又伏而思之夫人之心固亦有媚人誣人之心故疑人之蓄此心人之事固亦有媚人誣人之事故

謂人之辨此事臣之畏人亦猶人之加臣又豈敢安於心哉臣心臣自知之 聖明臨之在上固可以不去而無恐然投杼倘起於屢至鉗市或緣於不去臣何足言朝廷斯辱矣又或臣今日之云心口異應既以自掩復敢罔上則朝家之涵容不亦失刑之大者乎一自獄事收殺之後反覆思量究所以處其身者則惟有杜門息影沒齒自靖而已此豈臣甘自阻於殿下者哉其心未白其事不明則真無面目自見於殿下耳夫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即古人之所不能也離毀辱之謗隳先王之明又古人之所大懼也

臣雖不肖亦嘗粗聞於斯義其敢自負其初心而不終於自勉乎臣之蘊此日月亦既多矣嚴畏慚痛嘯嗚而不敢言今始冒死而歷陳之嗚呼臣之所處既異於人或當朝家緩急之際固可有自效之義若復包羞冒恥束帶趨走於平常無事之日非臣之所敢出也知臣罪臣實在於此惟 殿下哀矜而垂諒焉至若閣圈之命臣之出與不出元不係於圈事亦非非臣莫可者則成命之待臣遲延亦甚苟艱伏乞另飭他僚而亟行焉

三疏

伏以臣頃將咫尺之守猥陳披瀝之懇及伏承批旨
縷縷開釋之教既勤且至至以分數之不當爲勉臣
誠惶實感激而繼不能不慚懼而抑菀也凡人之事
尠得其中故聖人有過猶不及之歎今臣之所云既
非金秤秤來之義則 聖鑑之燭以過分非不至當
而臣愚妄度竊恐日月之明其於照臣之本心猶有
所未盡也嗚呼臣之迷不知變豈專以恠鬼不逞輩
所簸弄悻悻然若效人較挈之爲哉竊自傷持身無
狀涉世昧方橫逆之來爲可羞而惡也 殿下試思
夫此言奚爲而至臣哉使臣而誠信有可以感孚於

人者則此言至乎必不至也使臣而威重有可以鎮
服當世者則此言至乎必不至也使臣而削迹斂影
人不知其存亡則此言至乎必不至也於斯三者臣
不能有一而徒沐恩澤久涉險艱進則乏納約之誠
退則無明哲之誡難化者氣質而疎戇愈甚可畏者
物理而滿盈未已畢竟使爲鬼爲蜮之類售其挪揄
之態而試其竊發之機其視古所謂德勝妖智遠害
者爲何如也動心而忍性反已而自責皆聖人之至
訓而所以啓憤悱之心擴羞惡之端者也臣於此聞
惡聲如風過耳見濁水猶可濯足油油然不自知而

揚揚然若無所事則其有壞於名教姑舍曾謂天壤間有此覷面目昧知覺之人乎大抵人情之用喜怒哀樂猶可以強作亦可以強制惟羞惡之端有真而無僞不容人安排作與制皆不可以強爲蓋其本出於義故無回互委曲之意而一發於端便形于色者也今以臣之所值使號於衆曰此人此值可羞而惡乎不羞而惡乎如曰不羞而惡非臣之所敢知也苟曰可羞而惡人之情亦與臣同矣又號於衆曰此人此舉出於羞惡乎不出於羞惡乎如曰不出於羞惡亦非臣之所敢知也苟曰出於羞惡臣之心亦未嘗

遠於人矣然則臣之遭非理而思自靖固不可謂全欠於分數而屢承恩教不敢遽改者亦不可謂大悖於義矣泰山之重而或輕於鴻毛謂其宜也匹夫之志而可奪於三軍謂其守也臣雖昌披擗壇狼狽如此然顧其身則斯文之徒也喬木忠貞之餘也兩朝使令之舊物也於其出處之間其敢不晝宵商度窺得一二分道理而輒敢質言於君上之前有若嘗試而邀寵者哉汗不至此天必厭之矣噫臣之自靖與否苟有關於國家之治忽世教之汗隆冒沒彈冠復入脩門尙可諉也問其人則不過椒房之私親

也問其事則不過起居之小節也駢指曷補於全體
飛鳧何與於江湖以此去就仰煩酬應正恐使高眼
人觀之尙不滿一哂况可有始而無終已發而旋止
重取八方來世之所嘲笑哉伏乞 聖明察臣自守
之心非干人事諒臣自暴之言斷出血忱勿復以敦
勉之誤恩俯加於臣城闕田野之間許其任便居住
使得歌詠 聖德優游卒歲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也

辭尙衣提調疏

伏以臣情病之實前者屢次劄疏已悉陳暴今無可

疊牀而卽伏聞下政院之教有明日尙方進上一提
調入來呈進之命進上之呈進本院提調之職也雖
微下教臣若無故則固將舉行而近日賤恙又添寒
熱之証經歷之苦殆同朝之所共知也目下漸頓沈
痼之樣戶庭之間亦不得窺涉故纔已送言於二副
僚堂以爲推移呈進之地不意遽奉此教悚悶已自
萬萬而仍伏念旬月之內旣無起動之望明日以外
連有 誕辰進上相值則其何以每期僚堂之推移
乎且無論緊漫官職不宜癯曠而况此本院提調有
緊而非漫者哉與其常常推移之苟艱無寧陳懇獲

解之爲當據實治劄之際史官忽又來宣 聖旨顧此循例之舉行院吏聽承傳足矣政院之知委足矣而至於史官之傳諭此誠罕有之異數惶隕感激靡所容措然疾病之來有非蒙被異數而可以自爲加損者歿歿之中孤恩慢命徒切生不如死之歎而已伏乞 聖慈俯賜矜諒亟遞臣所帶尙衣提調之任俾便公私不勝幸甚

試望違牌後自列劄

伏以臣於向來靜攝中數次承候之舉蓋爲粗伸區區憂菀之微忱而已非敢爲因緣出脚之計故復廢

起居之禮兼曠班聯之事倏又再易月矣不意名入試望天牌遽降顧臣微諒旣如彼而加之近日以來不戒風寒外感內傷形証非一呻苦昏墊不省四到不得已冒昧違召繼伏奉違牌人勿爲呼望之命誠不任惶隘之至噫情如可強則固將循例行不可廢之禮何試役之必違乎病非可強則試役何論雖不可廢之禮亦不得不廢矣情病之實大抵如此茲敢率具短劄仰瀆聰聽伏乞治臣慢命之罪以肅朝綱焉

因 闕宮駕還時進圭遲滯引咎劄

伏以 闕宮明薦 聖慕克伸經宿勞動 玉體采
康區區慶抃曷有其極臣於近日宿疾轉苦未隨駿
奔之列徒抱周南之歎曉伏聞還內時知申以不及
進圭至被禁推之命而追諗其故則實由尚方舉行
之遲滯云事非前聞不勝驚悚噫鑾儀一動百官有
司濟濟景從各執其事厥或失次卽有常罰况尚方
舉行袞冕圭瑞嚴重殊別郎官胥吏皆在鹵簿之內
跬步造次不敢擅離隨時奉御不煩宣索卽四百年
不易之規也今此進圭之許久遲滯以致 乘輿之
失容近侍之被罪者誠不可使聞於鄰國臣謂當該

隨駕郎官拿問嚴勘該吏令攸司照律定配宜矣而
臣久在提舉之任常時若能戒飭郎吏隨事操束今
日舉行豈至於是惶恧之忱無地自容茲陳短劄兼
效自列之義伏乞亟被重勘以爲溺職者之戒千萬
幸甚

王世子三加後辭賞典劄

伏以日月令吉惟我 東宮邸下三加禮成賀儀誕
舉雨露旣濡亦惟我 殿下伸慕 兩寢乘輿萬安
八域慰延頸之思萬姓共瞻羽之喜區區忭祝之忱
豈寸管蕪辭所能形容萬一也哉臣於大昨賞典亦

柳身集 卷八
蒙熟馬面給之命矣竊念臣昔嘗以春坊之官執事於聖上著阼之日今又提舉尙方獲董春邸冠服之工以臣之地如臣之幸不惟當世所無實亦前牒所罕龍光洽身志願滿足匪頒之恩雖緣廣慶踰分之懼兼愧罔功其敢安受視同儻來冒陳短劄仰冀收還言非由於矯飾悚實深於瀆擾

以司僕提調引罪兼陳勉疏

伏以 仙寢祇拜 聖慕克伸鑾車載旋 玉度采康臣民怵喜曷有其極仍伏念臣於出宮日路上停蹕之事悚慄罔措之懷至于今不容自疏當其命進

駕轎也郎吏轎夫雖曰依例前行前行稍遠以致聖心之遲待臣之待罪太僕久矣常日若能董飭操束雖值倉卒宜無是弊此臣之罪也及其進轎而不御也侍衛之臣焦迫於內軍民之情惶駭於外臣忱薄言拙不能卽地回天致使 至尊露立移晷末又人夫昇奉事體虧欠此又臣之罪也臣罪至此理合誅殛伏乞亟命有司勘以當律以爲溺職無狀者之戒焉臣因病落後今始自列尤切惶蹙之至臣方俟勘之不暇然其區區憂愛之彌沸于中又不得不冒昧而陳之伊日舉行之稽忽固是臣與郎吏之罪而

聖心之暫時激惱容亦無異至於既進而請御則
殿下試思夫 殿下伊日之駕豈尋常游豫之度哉
語其程則數十百里之遠也百官三軍行走次舍之
徐疾早晏不可以不恤也語其行則以怵惕履露之
感皇皇然瞿瞿然若將求而如不及也明發不寐之
義不可以不亟也夫稽忽之罪罪之則已激惱之發
發非難制豈可緣微細之端反以害重大之事拒諸
臣涕泣之諍起遠近瞻聆之惑舉措顛倒景色愁亂
似此非常之過舉古昔中主之所不爲曾謂我 殿
下聰明仁孝上聖之姿而乃爲七情所使至於此極

哉時移境過之後 殿下亦必深有悔歎之意而苟
或未然狃而遂之竊懼其終累於大德此臣所以不
敢以遂事而勿說也繼自今惕然改圖益懋克己之
工恆存貳過之戒涵養於未發權度於當行則雖造
次俄忽之頃庶幾有中節之美而喜怒之用無所損
於 聖德矣伏願 殿下念哉念哉

請 健陵遷奉疏

伏以昊天不弔我 太母奄棄長樂之奉八域悲慕
何減庚年伏惟 殿下以不匱之純誠承巨創之甚
痛攀號之情皇皇靡逮深墨之容瑩瑩在疚區區朝

楊真集卷八
夕所焦憂者惟願 殿下以 宗社生靈爲念順變
節哀深自衛護克副神人眷祈之心也臣於日間伏
承雲觀提舉之命將與宗伯敦匠之臣進詣 健陵
看審新陵禮祔便否是固禮典之不可已者然臣於
健陵宅兆之事常有所憂懼苑結食息不敢忘者敢
此冒萬死敷陳焉臣才薄識蔑尋常學術之蹊徑尙
不能窺其一斑何敢傍探堪輿之玄微上論 山陵
之重大第臣之所欲陳者元非術家之論而所深信
者卽是先賢之言則庶或不歸於無據而自忘其僭
妄矣昔宋朱文公議永阜陵狀首尾二千餘言明白

懇切有曰壽皇聖帝厭世上賓率土哀慕宜得吉土
以奉衣冠之藏垂裕後昆永永無極又曰葬之爲言
藏也以子孫而藏其祖考之遺體則必致其謹重誠
敬之心以爲安固久遠之計使其形體全而神靈得
安則其子孫盛而祭祀不絕此自然之理也又曰古
人之葬必擇其地而卜筮以決之不吉則更擇而再
卜焉近世以來卜筮之法雖廢擇地之說猶存又曰
其或擇之不精地之不吉則必有水泉螻蟻地風之
屬以賊其內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孫亦有死亡絕滅
之憂甚可畏也又曰穿鑿已多之處地氣已洩雖有

吉地亦無全力而祖塋之側數興土功以致驚動亦能挺災又曰凡擇地者必先論其主勢之強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可以較其地之美惡凡此皆議狀之要旨格言而可以爲萬世葬親者龜鑑也臣竊嘗以文公之言潛心默驗則 健陵宅兆之大段憂悚不可以爲千萬年之圖者其端甚多岡麓殘慢而欠磅礴蜿蜒之意則主勢之強弱不足論矣形局平露而無拱護遮障之勢則風氣之聚散不足論矣塋域之高全藉補築沮洳之濕四時不乾則水土之淺深不足論矣橫落之

支無補單行右逼而高左傾而陷則穴道之偏正不足論矣龍虎不備案對不真禿城高舉而巖石嶮岼廣野直連而大川徑走則力量之全否不足論矣若其封莎之常常崩縮濕生之蠕蠕棲息特其微細之患也凡其外著而易見者如此則其內之秘不可見者亦安敢信其必安必吉而無萬一之虞也哉由是言之此政文公所謂擇之不精地之不吉則必有水泉螻蟻地風之屬者而非所謂安固久遠子孫盛而祭祀不絕之理也可不愷然而悚凜然而心寒哉然此非獨臣一人之言也蓋自封 陵以來至于今卿

士大夫之耿耿隱憂無人不抱而若夫術者之洵洵
閭巷之切切尤有所不勝道而不欲聞者此殆舉國
同情之言也然而臣之不敢輒陳於前此者誠以茲
事至敬至謹莫重莫大要非造次之所可仰請而亦
非自 上所可獨運而立舉者則茹痛齋菹隱忍囚
舌將及兩紀今者不幸奄值大故此復不言更待何
日况臣微聞方外通術之言 本陵今年年運不合
苟如其言祔禮初非可論雖不如此 本陵宅兆之
可憂如上所陳決不當復爲因循不思垂裕後昆永
永無極之道也抑臣復有所明陳者卽 本陵卜兆

之故也世之不知者或疑是 先大王所睿定之地
然其實則不然也已酉遷奉 園寢之後 聖慮常
存於他日每於拜 園之日輒有巡山之行如鄉校
舊基龍珠寺後之麓是也而鄉校之基 聖教每以
迫狹不稱爲歎寺後之麓諸論皆以傾露不可爲懼
及至庚申春幸始審今兆卽府居一地師所告而所
謂古軍器庫墟也其時植木如織尋丈之外莫辨有
無叢密之內無以容旋略芟幾株然後董移玉趾立
而暫審顧教其人曰欲豁四望將致多斫姑令樹標
以俟更審臣於是日陪覲顛末躬聆 玉音自此以

後翠華不復臨而象設竟遽設矣嗚呼痛哉苟使當日行坐無碍眺望如意以先王庸言之慎庸行之謹不止於一審再審必將經年閱月鄭重取舍寧肯憑數武之地決立談之頃哉天崩之初奸人自專遽稱遺旨遂制玄隧豈真先王之睿定先王之遺旨也耶此尤臣所痛恨而欲辨者也設使真是先王之遺旨苟非吉地固當改圖况地固多憾而又萬萬非先王之意者耶何故而不可容議也噫耐禮既不可舉於此則新卜吉兆一日爲急而議者多以爲東陵局內尙有餘穴然十里之週七寢相

錯又文公所謂穿鑿已多地氣已洩祖塋之側驚動挺災者則誠不可以輕議也况外此封標之地亦多古昔名師之所占今若精擇於其中必有合格安吉之兆十百勝於健陵者在矣於是焉卜灤水之遷而行魯耐之禮使我先大王形體神靈永絕水風沙礫蟲蟻之憂我太母克遂同穴之願則一舉兩全美孰加焉吉慶庥廕福祚長流聖子神孫克昌克蕃與天壤無窮宗廟血食萬年之計將莫急於此矣伏乞下臣此章於廷令大臣卿宰雜議而審處嗚呼臣以平日畏慎之心寧欲挺身鼓吻妄論國家大

楊東集 卷八
事仰念 先王不世之恩俯慕文公爲國之誠衷情
自激涕淚無從苟使臣言得行於今日則雖明日而
死死可瞑目矣

遷 陵後辭賞典仍請收還所下備忘記劄

伏以 先王舉緬之禮 太母從耐之事靈辰不淹
倏焉克襄仰惟 聖上孝思悲廓穹壤靡逮區區耿
結曷有其已仍念臣居昧節攝行負神明偶嬰毒疹
頃刻昏絕絕而復續匪伊所思上而致九重之驚動
聖慮過當下而阻終事之周旋微願莫遂榮感後於
悚惶慚恨交於痛苦伏枕輾轉生不如死乃於昨夕

忽伏奉備忘下者便蕃之恩典姑置勿論曠絕之獎
諭迥出常格臣奉讀未半五內震懾駭汗泚頰不知
措躬之地也嗚呼臣之春末一疏卽二十年來 聖
上之孝心也 太母獻敬之遺意也摺紳章甫國人
之戚言也顧何嘗出自己見而發藉曰出自己見卽
亦臣子之當爲非可以稱道者而况臣之於 先王
於 聖上乎他事猶然况此事乎縱無概見何憾於
臣雖賜褒錄何光於 聖上臣將貪天而爲功乎抑
將覩面而視人乎事理之不當固有如此然倘 聖
上猶以其發言爲不可不論則置諸諸臣之列略示

示意之舉於分足矣今乃首舉而表出之煌煌華袞之褒有若真有大功之不可刊者是不惟王言之必重必慎不幸有駟馬不及之歎竊恐其榮臣於今日者適使臣得罪於八方也夫何日月之明尚有所遺照至此臣實爲 聖上惜之也歷夜徬徨冒受無心茲不得已收召神精強綴短劄辭不盡意采增愧懼伏乞 聖上俯諒微悃亟命收還昨下備忘以安賤分

再劄

伏以臣昨拜一劄猥將必辭之義仰冀收還之恩及

伏奉批旨至引已酉昔例開釋備至惶感之中惘然失圖深自恨淺誠蕪辭不足以感 至尊之聽也然愚昧之心終有所大未安者則亦安敢只懷嚴畏不思所以申復于 聖明以俟處分乎已酉錦城都尉之事驟看則有似乎今日臣之所值然亦自有大不相同之處臣請略陳之錦城於已酉事真有可紀之績臣則於今日罪固有之功無可言何也蓋庚申舊陵看審之時臣亦嘗以雲觀提舉隨諸臣往來使其時必慎必敬占得萬安之吉地夫安有今日遷奉之舉哉未遷奉則委咎於他人既遷奉則歸功於自己

此天下負心人所爲臣雖無狀寧忍效之且錦城在當時不過一屬尊之儀賓先王所以慰藉而嘉獎之者實爲明時盛德事錦城之安而受之亦所謂臣主俱榮者而若臣處地則視錦城果何如也南宮之圖馬援不與遷陵之事雖大豈比於開國之勳哉彼猶然矣臣敢安此當爲而爲乃臣之分當爲而不爲直臣之罪臣所以事殿下所以待臣者義不當若是耶殿下今褒賞之臣而冒受之是所謂上下胥失者也臣復不言從而曰無傷也是錦城之例也臣誰欺欺天乎欺人乎雖然此猶臣多言耳

自有一片苦心之不敢自欺者臣之受先王恩與天無極臣非先王何以自立於斯世亦何以邀寵於今日受恩如此而夷考二十年事殿下之迹則無一非忘先王之大德負先王之至意慚痛交中萬死難贖今忽以舉緬仙寢之故晏然以有功者自居顏皮雖厚生何以對同朝士大夫死何以歸拜於雲鄉哉今之不知臣者必以臣此言爲過千載之下苟有知臣之心者亦必知此言之非誣矣言及於此有隕無從伏乞聖明哀之憐之亟許收還日昨所下備忘俾微心少安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楸行徑尋兼陳情疏

伏以居諸易得 孝禧殿終祥奄過 顯思宮虞卒已畢舊慟新哀 聖懷罔極憧憧悲念曷有其極仍伏念履雨露而興懷君子攸訓瞻松柏而寓慕人理所推臣之父母墳山在於驪州之地省視經年節物屢變東望缺然不勝感愴際聞塋域之間莎土多損趁早修治不容虛徐情急勢迫不免擅行造被誅罰以昭法紀臣實甘心抑臣於此每欲一陳悲苑之衷而荏苒未果今始因端仰首哀呼焉臣身單命窮九歲而臣母見背蒙駭已甚喪禮不克自盡廿六歲而

又喪後母而臣父歿於外臣聞急而行中路戴星情理絕悲有如此者且臣早通朝籍長處邇密臣父家居宦遊每相離違實未得一日效人子之職而終抱窮天之慟凡世誰人豈不孤露若臣多憾應歎其匹如使古之孝子當臣之所歷不爲血泣而捐身其必廬墓而沒齒以贖平日不子之罪而臣實冥頑鄙劣不能自辨逐逐紅塵懷戀棧豆式至今未有歇泊歸依丘隴尚矣無論周還堂斧亦復違心昔宋司馬光譏世之拘忌不葬曰至有棄失尸柩不知其處者人所貴于身後有子孫爲其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

如是曷若無子孫而死於道路猶有仁者瑾之臣每誦是言不覺泚頰臣既不能孝養父母以報劬勞之恩顧其罪已通于天而又於其墳墓之事審省不以其時祭祀長託他人經歷幾年忽若拋棄自死者視之烏在其子孫之爲貴自生者言之亦與彼不知其處者何異臣雖不肖猶或知此國典有限不敢有越耿耿鬱陶自貽伊慼者積有年所矣今臣犬馬之齒六十少一衰病漸作死亡無日就使更延極不過十年十年之頃倏如電逝雖一年一省心不足以自慰况一年一省法不可以得諧者乎伏惟 聖明在上

曲察人情凡厥臣僚無願不遂臣亦是禮遇中一物也獨何敢自阻而不竟其區區哉臣跡比外朝有無不關所帶職名無甚官守若蒙 聖慈俯垂哀憐特許臣自今以往常例請由之外迨公家閒暇之時屬時節拜奠之日微稟喉院從便往來則至情可伸於餘生殊渥亦及於已死幽明感結當復如何今臣所請實涉格外近世相臣之有郊居者自陳情悃無碍出入大官所爲臣雖不敢妄效其情之可悲其事之綦重視彼郊居之尋常出入不已有間而恩許之或不至無名也伏地攢手涕泣候命而已

辨金囂秀贗札疏

伏以臣卽伏見廟堂草記以吏曹判書李錫奎照擬金囂秀初仕事請施罷職之典而蒙允矣臣於此有不勝瞿然悚蹙者敢此仰陳焉草記中做作贗札云云卽囂秀者贗作臣薦渠之書以欺銓長之謂也伏聞都政日錫奎早赴朝房以俟門鑰忽有白衣人自稱臣之僉從袖傳一札乃是薦金囂秀是故大臣清白吏金銓之祀孫合於收用之語也錫奎與臣同朝雖近二十年過從旣闊書牘又罕素不知臣筆跡之如何匪人假托亦所非料故認臣真有是薦而清白

吏子孫收用亦朝家每政申飭者則坦然不疑備擬副望至蒙天點誰知其爲臣之見賣與銓長之見欺也哉囂秀臣尙不知爲誰名字亦於今創見彼銓官亦何以知之特見欺於贗札故也此誠無前之變怪廟堂之以國體請罪銓長雖似不容已者然論罪之不及於臣豈謂其書之伊贗非眞無干於臣身而然耶臣意竊以爲不然夫居銓選者雖山濤許允之以公明見稱者不能任一己之聰明必也稽衆議而採衆見故曰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假使臣眞或薦人於銓官非不可也苟其人也銓官眞或採施亦非不可

也其書雖是贗作銓長既認爲真則其採之也亦非
理外之事校人欺之以方而謂子產不明子產將不
服故孟子爲之解之然則銓長何罪若以其見欺爲
罪則爲囂秀見賣之臣其將晏然而已乎銓長非贗
札則必無照擬之理囂秀作贗札而顧乃假臣之名
其受奸人騙賣臣與錫奎惟均也臣之所愧憤欲死
尤萬萬於銓長蓋臣行己持身素不能取重於當世
見憚於小人故橫逆之來非理之值尋常未已甚至
年前爲怪鬼輩簸弄幾致狼狽賴天日之明燭得以
無事而忽於垂死之日又爲此囂秀者所藉賣命途

之奇恠吁亦甚矣臣生既無裨於國家死將難忘於
恥辱思之及此寧欲無言今臣此陳非爲銓長申暴
也卽自誦其悶苦之情非爲銓長無見欺之罪也謂
臣亦宜被見賣之罪也廟堂之不及論臣不亦疎乎
茲不得不包羞冒死自列如右伏乞 聖明亟令有
司勘臣當勘之律毋使國體偏嚴於銓長而獨廢於
賤臣焉

辭大提學疏

伏以臣屬籍濯龍今二十有六年矣青雲宿蹤都歸
過劫白首灰念豈及榮途世與君平久已兩忘不意

昨者乃以堂錄之故前望恩點忽縻三館之寵命恟
恍驚訝若夢非真往在辛酉春間臣始以前望謬叨
見職屢懇獲解旋被圈選辭免若初蓋臣自揆本分
鹵莽荒疎不任清朝黼黻之事而已豈有他哉今處
地之異於前而犬馬齒又加長矣藉曰文苑體貌與
他官自別其名猶不并他前單刊拔顧其身則非尋
常外廷之比且臣衰朽昏謬日以益深魚魯之辨拋
棄銷亡昔之必辭尚以其一今之重叨自兼其二推
是以言 殿下之特畀不無乖於名實臣如冒承亦
有虧於廉防名實一乖國事曷修廉防一損臣何以

立一舉而上下將胥失之矣不亦可惜之甚乎召牌
屢臨蠢動無路與其虛縻而曠日曷若速解而自安
茲敢冒入文字仰瀆崇嚴伏乞 聖明俯賜鑑諒亟
命永刊臣名於文衡之案回選當世之俊英以重官
方仍彰臣逋慢之咎以昭國綱焉

再疏

伏以 殿下以臣之祇肅恩命謂臣之將行公而然
歟臣誠不得已也臣於大昨具陳必辭之義 聖批
開釋未蒙允許臣愕眙失圖惶阨轉深政擬改日虔
誠申控衷悃召牌卽臨繼而有大臣請對同爲入侍

之命則公私之間緩急義殊遂不免張皇出肅此事
勢所迫非得已也豈其謂見職之可以行公而然也
若臣決不可行公者則所關非細才不需用人不稱
官特其餘事耳臣於見職雖無別般情勢之不可行
公實如 聖批之開釋然臣之處地與外朝不同一
自壬戌以後人之視臣與臣之自視鐵限於官職非
自臣始自古伊然今若藉見職之自別幸承乏於此
時揚揚然據文苑之席行文衡之事取捨一時之人
才主張瀛洲之妙選其出處之顛倒舉措之狂攘當
如何哉臣雖不肖無似托重肺腑齒爵已高一動一

靜爲時具瞻假使臣自昔始拜之日至于今蹲冒不
去有識竊笑雖莫防遮耳目猶或狃慣忽於三十年
寂然闔門之餘擺脫本分一朝躍出昌披狼藉無復
防閑是殆廉恥不具於彝性者薦紳章甫之言卽姑
勿論八方之輿僂婦孺亦必訝歎而駭惑之矣昭代
備官何患無賢必使不可強者強之然後爲盡於用
人哉臣若憚於瀆擾諉以已出泯默舉行而已則臣
之自輕其去就固將貽羞於朝廷不止臣一身之可
羞此豈臣可強而不已哉抑臣之不欲輕其去就豈
臣之欲自重其身政欲爲國家重事體耳方命之誅

尚可自安輿人之謗不可弭也臣情至此亦云窮矣
悶鬱之極言不知裁伏願 殿下穆然垂覽亟命遞
解臣三館之任俾賤分還他國體無損

辭司僕提調劄

伏以日昨罔寺提舉之差代也伏見 睿旨下者以
臣秩視議政有二提舉差出之令臣遂爲一提舉臣
於是大覺不安于中謹按通編載有提調二員一員
議政兼之文此不刊之式也其何以遽改雖曰小事
竊恐有違於式遵之義况臣之位次禮數雖有與大
臣相等之處蓋出朝家優禮之典而已顧其實則非

議政也今臣憑恃寵靈冒昧承當則從此罔寺不復
有議政之兼帶大非古昔受教之本意臣安得無惶
愧怵惕之心乎茲敢冒入短劄仰瀆 睿聽伏乞俯
賜照諒亟許遞改臣司僕提調之任仍命以議政差
代以存舊典以安私心焉

乞寢臨弔令旨書

伏以臣於震剝酸苦之中昨伏聞臨弔之令旨始也
驚悚繼以感泣哀榮所被庶幾使亡者復起然伏竊
以爲此事雖云古有其禮國朝數百年來蓋未嘗聞
覩焉則銀臺藥院大臣儒臣請寢之言皆是也謂

邸下覽此翻然準許不少遲疑及伏見答令下者誠
賤臣之所不敢曉也臣雖悲擾靡遑請因昨令大旨
而略陳之以親心爲心固莫大之 睿孝臣不勝欽
仰讚歎之至至於此事蓋亦有不必然者自 坤聖
言之內殿之臨幸私第非有國典之所設限抑亦古
昔之或嘗行而顧乃茹至慟含至恤而不思其奔赴
而洩哀者無他內殿之因私故動駕本涉於瀆褻煩
弊而 列朝已廢之例不欲復勑於今日也今所以
不得躬臨爲恨蓋傷夫婦人之行遠父母兄弟以詩
經所載列國后夫人妃姬自悼言志之類而已非欲

邸下之代行其禮也且 邸下之於 坤聖雖天倫
無間形氣旣分隆殺有別 邸下之一臨弔豈能校
坤聖無窮之思罔涯之心也哉無益徒增懷耳此所
謂不必然者自 邸下言之 坤聖之憂悴旣屢月
矣哀毀又有日矣仄伏聞 玉度凜綴肌理憔悴號
哭踰節而或有昏室之時水漿勸進而每少勉強之
意 邸下方朝夕不離躬瞻而焦迫矣雖是半日之
頃豈可遽舍傍側遠離宮闈以行不急之禮節哉此
其輕重緩急自有所當先此又所謂不必然者况此
舉與尋常吉慶之禮有異試思古禮先之桃茢之義

其爲凶咎不祥不問可知矧今殞斂纔訖門庭之內
極不淨潔加以比日日氣乖常甚妨節宣此時之觸
犯勞動其爲貽憂於 坤聖悲疚之懷又當如何豈
惟 坤聖亦 大朝殿下聖心之所不容已此豈
邸下力拒羣請徑情直行之事乎臣之如是懇懇非
爲其事關臣家泯默爲嫌應文爲飾也揆諸事理實
有不應然者故耳茲敢猥入文字罄陳愚見伏願
高明淵然回思俯賜察納如或終有疑於 睿心將
臣劄辭從容仰達於 坤聖以爲不是也則臣不敢
復言如或以爲是也則宜循羣請亟寢成令焉

大殿御真圖寫後辭賞典劄

伏以我 聖上御真圖寫旣竣厥功我 邸下肅躬
奉安祇舉其禮摺紳瞻日表而相賀輿情聞風聲而
齊歡太平於焉有象 睿孝由是益光昨伏見令旨
下者以臣備員監董之任特蒙內厩馬具鞍面給之
典臣一聞是令榮感雖深愧懷居先夫 御真圖寫
自古何限而未有如今茲之盛蓋我 聖上久道化
成優游燕閒乃有此七分形容之舉我 邸下粵自
摹畫丹青之初以及糝褙繪飾之末無不周運 睿
思指揮諸工而標題之手書妥奉之躬行誠禮兩盡

楊東集 卷八
毫髮無憾臣於是際侍傍周旋覩罕觀之盛事頗多
藝之令姿榮耀被體欽歎滿心而已自顧其蹤安有
一絲自効之處一塵可紀之勞此猶私心之忸怩况
至輦輿一節臣之待罪奎署太僕積累十年不知
影幘所奉之輦本有舊藏而妄意以常時所御者推
移爲用隔夜始覺倉卒修改屢勤嚴令董董及期窘
遁苟且孰甚於此尋常司存僮侗乃爾不被大何
睿度天大雖曰往事思之悚蹙無勸則如彼倖免則
如此顧以何顏冒當上賞敢控數行之劄仰暴厚慙
之衷伏望 离明念恩賞之不可以濫察微諒之亦

有所存亟令收還臣賞典焉

因憲長疏自列疏

伏以臣於近日積受暑熱之傷上滯下泄兼挾外氣
殊殊牀席忽於昨者憲長權不應陳疏後抵書於臣
示其疏草臣閱見其本其所臚列金鑑而聲討之者
可謂該而又峻此卽近日三司共同之論宜乎其言
之如此至於其所引臣所撰進 孝明世子誌文中
成服日 坤殿下教於臣一句語有不覺始以驚悚
繼以訝惑也大抵 孝明所告於 坤殿之言其本
意蓋謂反身則往事多可悔信人則世人皆各爲其

私此卽統論謂之包含則可實非單有所指而發憲
長遽引以爲證於自己之聲討金鑑者不亦驚悚之
甚乎且臣所撰誌文本即曰世人皆各爲其私云
云而憲長又杜改爲奸人難信此臣之所不能不訝
惑也憲長之意必以爲 睿意必指金鑑而不露其
姓名也云爾以臣愚淺竊恐其不但然代聽以來三
四年間金鑑之欺負 睿恩固多其端然上自公卿
大夫下至諫諍言議之臣日任其跳踉縱恣而曾未
有一個人一言上補 离光半辭下斥妖豎則鑑之
罪固無可論彼褻如噤然袖手坐觀之人果非各爲

其私而足以見信於 睿聰者乎抑旣曰奸人而又
止曰難信其於 小朝辭令亦將何如哉况告君之
辭莫謹而嚴故馬欠一足自謂犯罪尋常字畫之誤
古人猶然今日莫重有關係章牘而引人所撰文字
變幻其字句無復疑難輒徹之 至尊之前不惟使
撰進者瞠然因是而使當日發歎之 睿意遂歸於
一偏而不之思臣實爲此憲長惜其大欠商量也此
事驟看得失祇在憲長宜若不干臣身第伏念肖形
者一髭不似便非其人形骸外也先賢之言難重如
彼今臣摸寫 儲聖之心法而才薄也故 睿志之

所定而不能使愚智同曉綴辭之不工可知人輕也故五官之無闕而不能免侮蔑相加杜撰之莫遏不工則不可以垂後簸弄變幻則褻越莫甚矣皇恐慙赧無地自容尤所大懼者幽誌之行世得見者十無二三而疏本之流傳無遠不屆無人不見臣若泯默無辨則當日之 睿意翳而不明賤臣不能闡揚徽美之罪亦將無所逃此臣所以不避瀆撓之懼而輒敢仰首自引於我 聖上悲疚悼慼之下也伏願 聖明亟命今此幽誌勿用臣才薄人輕者之所撰進另使能文而望重者改撰以進以重國體焉

辭大提學疏

伏以臣蒲柳之質歲深時邁癯朽無用日著於狀竊庶幾 天鑑之已詳矣千萬不自意文衡重授之舉乃在於病伏呻吟之中臣深夜聞命蹶然推枕始而驚矐於則哲之明繼而爲文苑悵悵歎惜也何者臣之猥玷是任今三十有一年矣前後屢除必辭卸解而後止者無他自知甚真微諒有在不敢以是人居是任故耳年前暫拜非得己也職爲傳硯事急推諉無地姑且冒沒舉代冀獲永免而已敢萌僥倖於蹲據區區衷懇嘗以悉暴於清燕之侍亦庶幾 天聰

柳是集 卷八
徹之必熟矣未審今者何取於癯朽無用之狀而必
取之何強於衷懇已暴之餘而欲強之乎蓄新而用
舊非使器也推後而居前非順軌也此臣之所驚瞠
於則哲之明者也夫遴選之職孰非要重而文衡爲
首得其人則黼黻笙鏞之美固可以觀無其人則菁
莪柞棫之化不可以贊文衡之於國家所關有如是
矣一自端揆入相文苑遂空脉縷之相傳可謂岌岌
垂絕而圈點之命忽在是際臣亦爲朝廷拭目以俟
其得人及夫薦單之下恩命誤在於臣身 殿下將
謂諸人之才不如臣而姑置無妨耶抑以臣之見遇

異於諸人不可以己耶如曰不可以己則臣固嘗屢
經其銜雖已無損於榮臣也如曰姑置不妨則文詞
自有定價不容低昂爲也今番被圈之數並臣新舊
共五人臣請歷陳臣與四人之實試垂照焉臣之蔑
裂衰謬卽姑捨無論如朴宗薰之咀掇英華不失規
度臣不及也洪奭周之博學強記應用不窮臣不及
也徐有築之力追古轍至老靡休臣不及也申在植
之經緯經史主於從順臣不及也此皆今日之良才
而捨之不顧最下如臣乃使掩而過之未審昭代之
文治何由而成四方之文風何由而振也美珠委而

楓泉集 卷八
魚目積則其可謂寶藏乎艾蕭茂而黍稷病則其可謂沃土乎此臣之爲文苑怙悵歎惜者也則哲緣臣而爲累文苑緣臣而遭厄臣雖欲強顏冒恥出而膺命誠不可得披瀉肝膈粗效古人舉以自代之義伏願 聖明俯察臣言之非妄非飾亟賜輦褫之恩仍命更行圈點揀於四人之間而畀之則不但文苑光而賤分安亦將使中外知量才授官之盛德顧不一舉三獲哉

楓泉集卷之八

